

美國菩提學會
2022夏季佛法專題講座

慈悲心之修學與體驗

圓悟法師

B

慈悲心之修學與體驗

(壹) 佛法以慈悲為本

(《學佛三要》¹，pp.117-139)

釋圓悟 編整

2022年8月

一、佛法以慈悲為本²

(一) 總述：大慈悲為諸佛菩薩之關要

1、慎思明辨——「慈悲為本」之深義

「慈悲為本」，這句話是圓正的，大乘佛教的心髓，表達了佛教的真實內容。

作為大乘佛教的信徒們，對此應給予嚴密的思惟，切實的把握！

2、菩薩之因行

從菩薩的修行來說，經上一再說到：「大悲為上首」³；「大悲為根本」⁴。

3、佛果之圓成

從修學完成的佛果來說，經中說：「諸佛如來，以大悲心而為體故」。⁵

* 本講義主要參考：開仁法師編之《學佛三要講義》(2016年)，略作增補。

¹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新竹，正聞出版社，2003年4月，新版2刷。

² 案：本講義之科判，如與書中完全一致者，為：**粗新細明體**（11號字），並加**網底**；如編者所加者，則是：**粗標楷體**（10號字）。

³ 參見：

(1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13〈19 真如品〉(大正07，621b16-23)：

舍利子當知！是菩薩摩訶薩直趣無上正等菩提，不墮聲聞及獨覺地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究竟，不離一切智智心，恒以大悲為上首，雖修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而不取相，雖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戒蘊、定蘊、慧蘊、解脫蘊、解脫智見蘊亦不取相，雖修菩薩摩訶薩道及空、無相、無願之法亦不取相。

(2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501〈5 現宰堵波品〉(大正07，549a15-17)：

憍尸迦！是菩薩摩訶薩以應一切智智心，用無所得為方便，常修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，以大悲願而為上首。

⁴ 參見：

(1)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1〈6 現病品〉(大正12，429c8-12)：

三世諸世尊，**大悲為根本**，如是大慈悲，今為何所在？
若無大悲者，是則不名佛，佛若必涅槃，是則不名常。

(2)〔宋〕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0〈18 現病品〉(大正12，671a10-11)。

(3)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15(大正26，105a29-b2)：

若人於無量，阿僧祇劫中，所修集佛道，**大悲為根本**。……

(4)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38：

菩薩發菩提心，以大悲為根本，即菩提心由大悲而發起；大悲所發的菩提心，非般若空無我慧，不得成就，即要以般若為方便。悲心不具足而慧力強，要退墮聲聞乘的。慧力不足而悲心強，要流於世俗而成所謂「敗壞菩薩」的。必須大悲，般若相輔相成，才能安住菩提而降伏其心。

論上說：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。⁶

4、小結

經論一致的開示，大乘行果的心髓，不是別的，就是慈悲。離了慈悲，就沒有菩薩，也沒有佛。⁷

也可說：如沒有慈悲，就沒有佛法，佛法從慈悲而發揮出來。

(二) 舉釋尊現生之修行歷程為例

1、從（共聲聞）三藏中理解，佛出世、度生之動機

(1) 釋迦佛本於利他（慈悲）行

這樣的大乘宗旨，專為「己利」著想的聲聞行者，也許不能同意。

其實聲聞（p.118）行者共同承認的三藏，釋迦佛也確實是這樣的。

(2) 修道動機：觀耕、觀生等四相

以釋尊的現生行跡來說：

A、觀耕：眾生皆無法免於生存之諸苦難

他最初發生修道的動機，是由於他的觀耕而引起。釋尊生長王宮，難得出去觀察農夫的耕種。

他見到烈日下辛苦工作的農夫，饑渴疲乏而還得不到休息；見到耕牛的被役使，被鞭策，被軛壓傷皮肉而流下血來；

⁵ 參見：〔唐〕般若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(大正 10, 846a13-19)：

何以故？諸佛如來，以大悲心而為體故。因於眾生而起大悲，因於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覺。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、華果悉皆繁茂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，亦復如是。一切眾生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為華果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

⁶ 參見：

(1) 〔宋〕晁良耶舍譯，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卷 1(大正 12, 343c1-2)：

諸佛心者，大慈悲是，以無緣慈，攝諸眾生。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7(大正 25, 256b23-24)：

……復次，諸佛心中慈悲名為大，餘人心中名為小。

(3) 〔宋〕宋·元照述，《觀無量壽佛經義疏》卷 3(大正 37, 297a21-23)：

作是觀者名觀一切佛身，以觀佛身故亦見佛心。佛心者大慈悲是，以無緣慈攝諸眾生。見佛心者，身為心相故佛無一切心，唯有大慈悲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.141。

⁷ 參見：

(1) 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59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79c14-16)：

譬如金剛從金性生，非餘寶生。菩提心寶亦復如是，大悲救護眾生性生，非餘善生。

(2) 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78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434a16-19)。

(3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0(大正 25, 211b21-24)：

大悲是一切諸佛菩薩功德之根本，是般若波羅蜜之母，諸佛之祖母；菩薩以大悲心故，得般若波羅蜜，得般若波羅蜜故得作佛。

(4) 〔隋〕吉藏撰，《十二門論疏》卷 1(大正 42, 179a7-9)：

又華嚴云：金剛但從金性出，不從餘寶生。菩提心唯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。

見到田土翻過來時，種種的小蟲，被鳥雀所啄食；見到牛血滴下土壤，不久就生出蛆蟲，而成為鳥類的食品。

眾生的自相殘害，農工的艱苦，刻劃出世間的殘酷面目。釋尊內心的深切悲痛，引發了求道與解脫世間的思慮。這那裡是專為自己著想！⁸

B、觀生老病死相

其後，釋尊又出去遊觀，見到老病死亡。⁹從一人而了解得這是人類同有的痛苦經歷，自己也不能不如此。從他人而理解到自己，從自己而推論到他人。

2、為救度一切眾生而成就佛道

這種人類——一切眾生生命歷程中的悲痛過程，如專從自己著想，即成為聲聞的厭離（苦）心。

如不但為自己，更為一切眾生著想，即成為菩薩的悲愍心。

⁸ 參見：

- (1)〔隋〕闍那掘多譯，《佛本行集經》卷 12〈12 遊戲觀矚品〉(大正 03, 705c20-706a10)。
- (2)〔西晉〕竺法護譯，《普曜經》卷 3〈8 坐樹下觀犁品〉(大正 03, 499a26-b6)。
- (3)〔宋〕釋寶雲譯，《佛本行經》卷 2〈10 閻浮提樹蔭品〉(大正 04, 66a15-20)。
- (4)〔唐〕義淨譯，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卷 3(大正 24, 114a8-21)：

爾時，菩薩復漸前行，至犁田村見彼耕人，塵土全身遍體流汗，手執牛杖盡皆有血。復見其牛，皮背穿爛，飢渴所逼，羸瘦困苦，喘息不住，為諸蛇蠅啖食膿血，諸小虫等滿其瘡食；或為犁刀傷割其脚。菩薩遊歷耕種之所，皆見如此諸苦惱事。菩薩從無量劫來，深種慈悲，遇此苦業便生憐愍……于時菩薩念此苦事，從車而下，於瞻部樹間，入第一無漏相似三昧，左右侍從圍繞菩薩，各坐樹下瞻侍菩薩。

- (5) 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佛在人間〉，pp.9-10：

釋尊的出家，不但常被外人，就是小乘學者，也常誤會他是消極厭離。其實，釋尊出家的主要動機，是不忍人世殘酷的慘殺，不忍貧農的胼手胝足而不得溫飽；這在《佛本行經》太子觀耕（釋尊最初發心）的故事中，可以明白看出。

⁹ 參見：

- (1)〔隋〕闍那掘多譯，《佛本行集經》卷 14〈16 出逢老人品〉(大正 03, 719c13-720c6)；卷 15〈18 道見病人品〉(大正 03, 722b10-c14)；〈19 路逢死屍品〉(大正 03, 723a21-b29)。
- (2)〔西晉〕竺法護譯，《普曜經》卷 3〈11 四出觀品〉：(大正 03, 502c27-503b14)。
- (3)〔宋〕釋寶雲譯，《佛本行經》卷 2〈9 現憂懼品〉(大正 04, 64b7-65c2)。
- (4)〔唐〕義淨譯，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卷 3(大正 24, 112c9-113c24)：

菩薩常法：將欲遊觀園苑……菩薩登車遊觀，逢一老人，氣力羸弱、形體損瘦、腰背彎曲、行步倚杖、身體戰掉、鬚髮變色，不如餘人。……菩薩問曰：「我於後時當如是不？」御者報曰：「太子之身還當如是。」菩薩聞已愁憂不樂……將欲出城，逢一病人……出城遊觀，逢一死人……於衢路中，逢一沙門，淨除鬚髮，被福田衣……即自念言：「若當如此我亦出家。」……

- (5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〈釋尊略傳〉，pp.18-19：

傳說父王曾偕太子出遊，並觀耕焉。田間作人赤體辛勤事耕墾，形容枯瘠，日炙汗流，並困乏饑渴而不得息。犁牛困頓，備受鞭策羈勒之苦；犁場土墘之下，悉有蟲出，鳥雀飛來競食之。太子有感於農奴貧病，眾生相殘之苦，悲心油然而生，因移坐閻浮樹下，寂然而思所以救濟之道，隱萌出家之志。此釋尊入道之初心，社會救濟與生死解脫，實兼而有之。

復有說焉：太子嘗遊觀四門，歷見老、病、死苦，及見出家安樂而日增其厭世出家之心。

釋尊是並不專為自己著想的，所以一旦在菩提樹下，徹悟了人生的真實，即踏遍恒河兩岸，到處去轉法輪，擊法鼓，吹法螺，以微妙的法音，來呼召覺悟在痛苦中的眾生。

3、從「佛傳」、「本生」事蹟，辨析菩薩之因行

從傳記去看，釋尊的一生，不外 (p.119) 乎大慈大悲的生活，無非表現了慈悲為本的佛心。

如進一步而推求釋尊的往昔修行，在傳說的本生談中，菩薩是怎樣的捨己為人！是怎樣的慈愍眾生！¹⁰

4、小結

聲聞學者，也不能不說：菩薩以慈心而修波羅蜜多，圓滿時成就佛果。¹¹

所以大乘的行果——菩薩與佛，是徹始徹終的慈悲心行。如離去了慈悲，那裡還配稱為大乘呢！¹²

(三) 舉大乘經明：真實佛子之義

1、惟菩薩能紹繼佛位

大乘經中說：菩薩與聲聞，雖同樣的稱為佛子，而菩薩如長者的大夫人子，聲聞如婢子。

這是說：菩薩是佛的嫡子，繼承了佛陀的高貴而純正的血統。

¹⁰ 參見：

(1) [元魏] 吉迦夜共曇曜譯，《雜寶藏經》卷 2(大正 04, 455a16-b2)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〉，pp.60-62：

菩薩成佛，要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。往昔因中的修行故事，即名為本生談。依本生所說，菩薩可分二類：一、**在人道中**，菩薩每生於無佛法的時代，或為國王……大抵以在家身作在家事，而為人類——眾生謀福利。……二、**在餘趣中**，主要在畜類中，本生談說：菩薩或為鹿王、龍王、象王、孔雀王、小鳥、猴子等。……

¹¹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本生、譬喻、因緣之流傳〉，pp.141-143：迦溼彌羅 (Kaśmīra) 論師，是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in) 的毘婆沙師 (Vibhāṣā)，立四波羅蜜多——施、戒、精進、般若。……外國師立六波羅蜜多——施、戒、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。……六波羅蜜多，是多數部派所通用的，所以大乘佛法興起，也立六波羅蜜多。另一派的六波羅蜜多說，是：施、戒、聞、忍、精進、般若。菩薩波羅蜜多行，不立禪（靜慮）波羅蜜多，與迦溼彌羅論師相同，這是值得注意的。……

釋尊過去生中事——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的內容……波羅蜜多的名數，雖有不同，而都是出於傳說中的「本生」或「譬喻」。依釋尊所行的而一般化，成為一切菩薩所共行的波羅蜜多。銅鑠部所傳（八波羅蜜），本沒有般若波羅蜜多，這是很有意義的。因為般若是證悟的，如菩薩而有智慧，那就要證入實際了。……

部派佛教所傳的（原始的）菩薩，或**不重般若**，或**不重禪定**。……

¹² 參見：龍樹造，[後秦] 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7(大正 25, 256c15-23)：

問曰：若爾者，何以但說慈悲為大？

答曰：慈悲是佛道之根本。所以者何？

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、身苦心苦、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，**生大慈悲**，救如是苦，然後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亦以**大慈悲力**故，於無量阿僧祇世生死中，**心不厭沒**；以大慈悲力故，**久應得涅槃而不取證**。以是故，一切諸佛法中，慈悲為大；若無大慈大悲，便早入涅槃。……

2、聲聞之獨善心行，非真佛子

聲聞呢？他雖也依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¹³而不免羈入了卑賤的血統。¹⁴這種卑賤的傳統，不是別的，是釋尊適應印度當時的——隱遁與苦行的獨善心行。

聲聞是佛法，有深智的一分，但不能代表圓正的佛法，因為他含著違反佛陀精神的一分，即沒有大慈悲，所以《華嚴經》中比喻二乘為從佛背而生。¹⁵

3、小結

因此，偏從聲聞法說，專以聲聞的心行為佛法，那是不能說佛法以慈悲為本的。

然依代表佛陀真精神的大乘來說，慈悲為本，是最恰當的抉發了佛教的本質，佛陀的心髓。(p.120)

二、慈悲的根源

(一) 總明：慈悲之真義

慈悲是佛法的根本；也可說與中國文化的仁愛，基督文化的博愛相同的。

不過佛法能直探慈悲的底裡，不再受創造神的迷妄，一般人的狹隘所拘蔽，而完滿地、

¹³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144經》卷41(大正02, 303c2-9)：

阿難！若有正問：誰是世尊法子……我亦如是，為佛法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——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不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

(2) [姚秦] 鳩摩羅什譯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2(大正9, 10c10-14)：

世尊！我從昔來，終日竟夜，每自剋責。而今從佛，聞所未聞，未曾有法，斷諸疑悔，身意泰然，快得安隱，今日乃知，真是佛子。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

¹⁴ 參見：

(1) [失譯]《大寶積經》卷112〈43 普明菩薩會〉(大正11, 634b26-c4)：

「迦葉！譬如剎利大王有大夫人，與貧賤通懷妊生子。於意云何？是王子不？」「不也。世尊！」「如是迦葉！我聲聞眾亦復如是……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，雖未具足福德智慧，往來生死隨其力勢利益眾生，是名如來真實佛子。」

(2) 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p.140-142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p.235-236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61-62：

《大寶積經》的王子譬喻，說明了菩薩才是真實佛子。第一則喻，「王大夫人與貧賤通」，生下來的並不是王子，因為不是聖位的血統——種性(gotra)。聲聞聖者雖然與佛一樣的證入法性，但由於雜有貧賤(沒有悲願，獨善)的因素，不能說是真實的佛子。父家長時代，種性是依父親而定的，所以聖王與使女生子，反而是王子。這如還在凡夫位的菩薩，但有了如來——悲願的特性，也就是佛的真子了。

第二喻，說到了胎(藏)有轉輪王相，與《如來藏經》九喻中的「貧賤醜陋女，懷轉輪聖王」喻，非常近似。但《大寶積經》重在初發心菩薩，能「紹尊位，不斷佛種」。

¹⁵ 參見：

(1) [東晉] 佛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7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09, 695c26-28)：

從其背出阿僧祇聲聞、緣覺，應以二乘化眾生故。……

(2) [唐] 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63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10, 340c23-341a1)：

從其背上，為應以二乘而得度者，出無數百千億聲聞、獨覺；為著我者，說無有我……為樂著寂靜處者，說發大誓願普饒益一切眾生法。

(3) [唐] 般若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6(大正10, 689b21-23)。

深徹地體現出來。

(二) 詳釋：依事理、性相觀察

依佛法說，慈悲是契當事理所流露的，從共同意識而泛起的同情。這可從兩方面說：

1、從緣起相之相關性

從緣起相的相關性說：¹⁶

(1) 緣起觀：諸有為法依因待緣而存在

世間的一切——物質、心識、生命，都不是獨立的，是相依相成的緣起法。

在依託種種因緣和合而成為現實的存在中，表現為個體的、獨立的活動，這猶如結成的網結一樣，實在是關係的存在。

關係的存在，看來雖營為個體與獨立的活動，其實受著關係的決定，離了關係是不能存在的。世間的一切，本來如此；眾生，人類，也同樣的如此。

所以從這樣的緣起事實，而成為人生觀，即是**無我**的人生觀，**互助**的人生觀，**知恩報恩**的人生觀，也就是慈悲為本的人生觀。

(2) 現生觀：眾生需相互依賴而生存

單依現生來說，人是不能離社會而生存的。

除了家庭的共同關係 (p.121) 不說，衣食住藥，都由農工的生產原料，加工製造，由商賈的轉運供給；知識與技能的學習，學問與事業的成功，都靠著師友的助成。社會秩序的維持，公共事業的推行，安內攘外，一切都靠著政府的政治與軍事。如沒有這些因緣的和合，我們一天、一刻也難以安樂的生存。

擴大來看，另一國家，另一民族，到這個時代，更證明了思想與經濟的息息相關。甚至非人類的眾生，對於我們的生存利樂，也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。

人與人間，眾生間，是這樣的密切相關，自然會生起或多或少的同情。

同情，依於共同意識，即覺得彼此間有一種關係，有一種共同；由此而有親愛的關切，生起與樂或拔苦的慈悲心行。

(3) 三世觀：菩薩視一切眾生如父母等

這是現實人間所易於了解的。

¹⁶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佛學的兩大特色〉，pp.164-165：

佛法說緣起，人是**群居動物**，我們的衣食住行，生活資具，均由社會廣大人羣：士、農、工、商所供給，生命財產，由軍政、法律所保障。明白這相依相成之緣起的道理，即能對他人生起同情心。

約我們**無限延續的生命說**，過去無量生死中，我們也有很多父母親屬，眼前現生的父母我們要報恩，過去的父母兄妹我們也應報恩。所以佛經說：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」。我們的慈悲心，不是為一家一族一國全人類，甚至要擴大到一切眾生界。大乘佛法特別強調素食，不殺害眾生，原因在此。

同時佛法中講慈悲，不是施予，而是一種報恩。與智慧相融的慈悲是契合真理——**自他緣成**，**相依相存**。

如從生死的三世流轉來說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以來，都與自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，過著共同而密切的生活，都是我的父母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我的夫婦兒女。

一切眾生，對我都有恩德——「父母恩」「眾生恩」「國家（王）恩」，「三寶恩」。¹⁷

所以從菩薩的心境看來，一切眾生，都「如父如母，如兄如弟，如姊如妹，和樂相向」。¹⁸

在佛的心境中，「等視眾生如羅睺羅」（佛之子）。¹⁹

(4) 引生救濟、利樂一切眾生之慈悲心行

¹⁷ 參見：〔唐〕般若譯，《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》卷2〈2 報恩品〉（大正03，297a7-14）：

爾時，佛告五百長者：「善哉善哉！汝等聞於讚歎大乘，心生退轉發起妙義，利益安樂未來世中，不知恩德一切眾生。諦聽諦聽，善思念之，我今為汝分別演說世出世間有恩之處。善男子！汝等所言未可正理。何以故？世出世恩有其四種：一、父母恩，二、眾生恩，三、國王恩，四、三寶恩。如是四恩，一切眾生平等荷負。……」

¹⁸ 參見：

(1) 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6〈大如品 54〉（大正08，338a12-15）：
於一切眾生中應生愛敬心，如父如母、如兄如弟、如姊妹、如兒子、如親族、如知識，亦以愛敬心與語。

(2) 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〈2 學觀品〉（大正05，15c16-19）：
若菩薩摩訶薩欲令十方殑伽沙等世界有情，以己威力，慈心相向如父如母、如兄如弟、如姊如妹、如友如親不相違害，展轉為作利益安樂，應學般若波羅蜜多。

(3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8（大正25，120b5-24）：

問曰：是諸眾生未離欲，無禪定，不得四無量心，云何「得等心」？

答曰：是等，非禪中等，是於一切眾生中無怨無患；以此等故，善心相視。

復次，等心者，經中有言：「云何等心？相視如父母，是名等心。」

問曰：視一切眾生便是父母、兄弟、姊妹不？

答曰：不也！見老者如父母，長者如兄，少者如弟，姊妹亦爾。等心力故，皆如親親。

問曰：云何非父母言父母，乃至非親親言親親？不墮妄語耶？

答曰：一切眾生無量世中，無非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親親者。

復次，實法相中，無父母、兄弟；人著吾我，顛倒計故，名為父母、兄弟。今以善心力故，相視如父如母，非妄語也。

復次，如人以義相親，非父事之為父，非母事之為母，兄弟、兒子亦復如是。如人有子行惡，黜而棄之；他姓善行，養以為子。如是相視，則為等心。如說偈：「視他婦如母，見他財如火，一切如親親，如是名等見。」

(4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72〈大如品 54〉（大正25，569a10-24）。

¹⁹ 參見：

(1) 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（大正12，365c7-14）：

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，前後圍遶。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，以佛神力出大音聲，其聲遍滿乃至有頂，隨其類音普告眾生：「今日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憐愍眾生，覆護眾生，等視眾生如羅睺羅，為作歸依屋舍室宅。大覺世尊將欲涅槃，一切眾生若有所疑，今悉可問，為最後問。」

(2) 〔劉宋〕求那跋陀羅譯，《央掘魔羅經》卷1（大正02，520b10-14）：

央掘魔羅！汝今疾來歸依如來。央掘魔羅！莫怖莫畏。如來大慈是無畏處，等視眾生如羅睺羅，救療眾疾無依作依；如來安隱是蘇息處，諸無親者為作親善，諸貧乞者為作寶藏，失佛道者示無上道……

(3) 〔失譯〕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卷5〈慈品 7〉（大正03，152b20-27）。

這種共 (p.122) 同意識，不是狹隘的家庭，國族，人類；更不是同一職業，同一階層，同一區域，同一學校，同一理想，同一宗教，或同一敵人。

而是從自他的展轉關係，而達到一切眾生的共同意識，因而發生利樂一切眾生 (慈)，救濟一切眾生 (悲) 的報恩心行。

慈悲 (仁、愛)，為道德的根源，為道德的最高準繩，似乎神秘，而實是人心的映現緣起法則而流露的——關切的同情。

2、從緣起性之平等性

再從緣起性的平等性來說：

(1) 緣起諸法皆無自性空

緣起法是重重關係，無限的差別。這些差別的現象，都不是獨立的、實體的存在。所以從緣起法而深入到底裡，即通達一切法的無自性，而體現平等一如的法性。

這一味平等的法性，不是神，不是屬此屬彼，是一一緣起法的本性。從這法性一如去了達緣起法時，不再單是相依相成的關切，而是進一步的無二無別的平等。

(2) 依法性平等觀救濟一切眾生

大乘法說：眾生與佛平等，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，這都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得來。在這平等一如的心境中，當然發生「同體大悲」。²⁰

有眾生在苦迫中，有眾生迷妄而還沒有成佛，這等於自己的苦迫，自身的功德不圓

²⁰ 參見：

(1) [北涼]曇無讖譯，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9(大正 13, 200a11-18)：

舍利弗！夫修慈者，悉能擁護一切眾生，能捨己樂與他眾生。聲聞修慈齊為己身，菩薩之慈悉為一切無量眾生。舍利弗！夫修慈者，能度諸流，慈所及處，有緣眾生；又緣於法；又無所緣。緣眾生者，初發心也。緣法緣者，已習行也。緣無緣者，得深法忍也。舍利弗！是名菩薩修行大慈而不可盡。

(2) [唐]玄奘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41〈無量品 5〉(大正 11, 236a19-23)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p.262-263：

……等眾生，即一切眾生；等是普遍的意義。發願要度盡一切眾生……菩薩是把一切眾生，作為自己一樣看的；眾生的痛苦，即是我的痛苦。所以，這是自己的分內事，而能以眾生的痛苦為痛苦。……這因為能「如實」了「知一切眾生及與己身」，當體是唯一「真如」，「平等」平等，「無」有「別異」相的緣「故」。上說大慈悲願，此說大般若慧；非同體大智，不能成同體大悲。菩薩修行度生，宗要在此。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 (一)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p.115-119：

佛法中，慈 (悲) 有三類：第一類是眾生緣慈：是緣眾生而起慈心。由於在生起慈悲心時，心境上便顯現了一個一個的眾生。……我們對於眾生，總是執著於他各人有他的實有自體；人人有此觀念，以這樣的認識再來起慈悲心，便是眾生緣慈。……

第二種是法緣慈：其境界的程度較高，已經超出一般人之上。……他了解到我們所見到的一個個眾生，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永恒不變的東西，可以說，他已經體解了無我的真理。……

最高深的慈悲，是「無緣慈」。……在一切法空的深悟中，不礙緣有，還是見到眾生的苦痛，只是不將它執以為實有罷了。到這時，般若與慈悲二者便可說是合而為一，這才是真正的大乘慈悲，所以又叫它為同體大悲。一切法都是平等的，而就在這平等中，沒有了法與眾生的自性，而法與眾生宛然現前。即空而起慈，這便叫無緣慈。……

滿。大乘法中，慈悲利濟眾生的心行，盡未來際而不已，即由 (p.123) 於此。

(3) 慈悲本依於人類共同的道德意識

一切眾生，特別是人類，不但由於緣起相的相依共存而引發共同意識的仁慈，而且每每是無意識地，直覺得對於眾生，對於人類的苦樂共同感。

無論對自，無論對他，都有傾向於平等，傾向於和同²¹，有著同一根源的直感與渴仰。這不是神在呼召我們，而是緣起法性的敞露於我們之前。

我們雖不能體現它，但並不遠離它。由於種種顛倒，種種拘蔽，種種局限，而完全莫名其妙，但一種歪曲過的，透過自己意識妄想而再現的直覺，依舊透露出來。

這是（歪曲了的）神教的根源，道德意識，慈悲精神的根源。慈悲，不是超人的、分外的，只是人心契當於事理真相的自然的流露。

三、慈悲與仁愛的比較

※ 辨析慈悲與諸學說之異同

慈悲，不但是佛法的根本，也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文化的重心。其中的異而又同，同而又異，應分別的解說。

(一) 佛教與儒、墨說之異同

1、相近處

(1) 佛法：依緣起之依存、相關性明義

佛法從緣起法的依存關係，確立慈悲為他的道德。

緣起法，經中比喻為：「(p.124) 猶如束蘆，互相依住」。²²這如三根鎗的搭成鎗架一

²¹ 和同：2.和睦同心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三)》，p.263)

²²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288經》卷12(大正2，81a24-b8)：

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名色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名色緣識生。」……答言：「尊者舍利弗！彼識非自作、非他作、非自他作、非非自他作無因作，然彼識緣名色生。」……

尊者摩訶拘絺羅答言：「今當說譬，如智者因譬得解。譬如三蘆立於空地，展轉相依，而得豎立，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，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，展轉相依，而得豎立，識緣名色亦復如是。展轉相依，而得生長。」

(2) [後秦]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13大緣方便經》卷10(大正1，61b12-22)。

(3) 迦多衍尼子造，[唐] 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發智論》卷20(大正26，1029c7-20)。

(4) 龍樹造，[後秦] 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90(80實際品)(大正25，696b18-25)：名色因緣，是識。若識不入胎，胎初則爛壞。識名中陰中五眾。是五眾細故，但名為識。若識不入而胎成者，如一切和合時，皆應成胎！

問曰：識何因緣故入胎？

答曰：行因緣。行即是過去三種業，業將識入胎。

如風吹絕焰，空中而去，焰則依止於風；先世作人身時然六識故，命終時，業將識入胎。

(5) 彌勒說，[唐] 玄奘譯，《瑜伽師地論》卷93(大正30，827c22-24)：

……此二總名隨轉依止，由是故言：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識。」於現在世，猶如束蘆，相依而轉，乃至壽住如是。

(6)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519：

樣，彼此相依，都站立而不倒。

不論除去那一根，其他的也立刻會跌倒，這是相依相成的最明顯的例子。緣起的世間，就是如此。

為他等於為己，要自利非著重利他不可。自他苦樂的共同，實為啟發慈悲心的有力根源。

(2) 儒家：合於緣起之依存性

這在儒家，稱為「仁」。仁，本是果核內的仁，這是兩相依合，而在相合處，存有生芽引果的功能。

存在與發生，是不能離相依相成的關係的。擴充此義來論究人事，仁的意義是二人——多數人，多數人相依共存的合理關係。

在心理上，即是自他關切的同情感。和諧合作的同情，活潑的生機，即是仁。

如人的身心失常，手足麻木或偏枯，精神呆滯或冷酷，即稱為麻木不仁。殘酷仇恨的破壞活動，在社會的依存關係中，也就是不仁。

儒家的仁與泛愛，是合於緣起依存性的。

(3) 墨家：理解事物的相關性

又如墨家的「兼愛」，²³在《說文解字》中，兼像二禾相束的形狀。²⁴

這與佛說的「束蘆」更為相近。由於理解得事物的相關性，人與人的相助共存，所以墨子強調人類愛，而主張兼愛。

(4) 會通儒、墨說之共同義

A、緣起即無我，無我即能大悲

佛法說緣起，同時就說無我。因為從緣而起的，沒有獨立存在的實體，就沒 (p.125) 有絕對的自我。否定了絕對的自我，也就沒有絕對的他人。

相對的自他關係，息息相關，所以自然地啟發為慈悲的同情。

初生的心識，含有自我的生命愛，所以經中或稱之為「有取識」，本頌說是識著。因「有」這「識著」入於母胎的關係，在母胎中，心色和合的有情，就漸漸的「增長」「名色」。這就是說：由入胎識執持父精母血，而成為有生命的肉體——有機的生物。如實的說，沒有識，名色就不能增長；沒有名色，識也不能繼續存在。……由識而名色增長，由名色而識得存，二者相依相存，如二束蘆，相依相持。

²³ 兼愛：2. 春秋、戰國之際，墨子提倡的一種倫理學說。他針對儒家“愛有等差”的說法，主張愛無差別等級，不分厚薄親疏。《墨子》中有《兼愛》三篇，闡述其主張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53）

²⁴ 參見：

(1) 兼：《說文》：「兼，并也。從又持秝。兼，持二禾，秉，持一禾。」

（《漢語大字典（一）》，p.249）

(2) 兼：2. 並吞；兼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53）

(3) 1. 合併。《說文解字·秝部》：「兼，並也。」《左傳·昭公八年》：「孺子長矣，而相吾室，欲兼我也。」（教育部異體字字典）

B、墨家無人，儒家無敵

儒家與墨家，也有類似的見解。

如墨經說：「兼，無人也」。從兼——彼此依存的意義去了解，就得到沒有離去自己的絕對他人。**無人**，是說一切他都是與自己有關的，這當然要愛，誰不愛自己呢？

儒家說：「仁者無敵」。真能體會仁，擴充仁，一切都與自己相助相成，沒有絕對的對立物，所以決不把什麼人看作敵人，而非消滅他不可。

C、小結

儒仁，墨愛，豈不是與佛法的慈悲，有著類似嗎！

2、差異處

然還有非常的不同。

(1) 內觀自我離我執，體達自他無我

佛說的慈悲，不但從自己而廣泛的觀察向外的關係，而理解得自己與他的相關性，如儒與墨一樣。

佛法更從自己而深刻的觀察內在的關係，了解得自我，只是心色（物質）和合而相似相續的個體；雖表現為個體的活動，而並無絕對的主體。

所以佛法能內證身心的無我，外達自他的無我，而不像儒墨的缺乏向內的深觀，而只是體會得向外的**無敵、無人**。

不能內觀無我，即違反了事理的真相，不免為我所執所歪曲。從此而發為對外的仁、愛，是不能做（p.126）到徹底的無我，也就不能實現無敵無人的理想。

(2) 消弭親屬愛，平等救濟一切眾生

還有，儒者的仁，在社會的自他關係中，出發於家庭的共同利樂，人倫——父子擴充為君臣，兄弟擴充為朋友，夫婦為道德的根源。

從此向外推演，這才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²⁵；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」²⁶；「民吾胞也，物吾與也」²⁷。家庭的親屬愛，最平常，最切實，也最狹小。

中國在家庭本位文化下，擴充到「四海皆兄弟」，「天下為公」²⁸，而終究為狹隘的「家」所拘蔽。重家而輕國，不能不說是近代中國不易進步的病根。說到天下為公，那是

²⁵ 仁民：將仁愛和仁義施之於人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：“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1095）

²⁶ 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：全天下的人都親如兄弟。《論語·顏淵》：“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”《水滸傳》第四四回：“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有何傷乎！且請坐。”（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）

²⁷ 民胞物與：視人民如同胞，視動物如同類。語本宋·張載〈西銘〉：“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。”比喻博愛。（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）

²⁸ 天下為公：原指君位不為一家私有。後為一種美好的社會政治理想。《禮記·禮運》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。”孫希旦集解：“天下為公者，天子之位傳賢而不傳子也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二）》，p.1403）

距離得更遠了。

佛法直從自我主體的勘破出發，踏破狹隘的觀念，以一切眾生為對象而起慈悲；這與儒者的仁愛，論徹底，論普遍，都是不可並論的。

(二) 與基督教、老莊之異同——依宗教體驗辨

1、相近處

論到基督教，它的核心，當然是博愛。耶和華——神為世間的創造主，人類的父。神對於人類，非常慈愛，所以人也應該愛神；體貼神的意思，要愛人如己，這多少根源於家屬愛，然主要是啟發於萬化同體同源的觀念，近於緣起法的平等性。

2、差異處

(1) 世間之宗教體驗

A、基督宗教：擬想出超越之萬能神

基督教徒，不是沒有修持的。在虔敬的誠信，迫切的懺悔中，達到精神的 (p.127) 集中時，也有他的宗教經驗。高深的，能直覺得忘我的狀態，稱為與神相見。

神是無限的，光明的，聖潔——清淨的，也常聽見神秘的音聲。在當時，充滿了恬靜的喜樂與安慰；有時也發生一些超常的經驗。

這種無始終，無限量，光明，清淨，喜樂的宗教經驗，依佛法說，淺一些的是幻境，深一些的是定境。

由於神教者缺乏緣起無我的深觀，所以用自我的樣子去擬想他，想像為超越的萬能的神，與舊有的人類祖神相結合。

B、餘宗教

有宗教經驗的，或玄學體會的，大抵有萬化同體，宇宙同源的意境。

如莊子說：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並生」。²⁹墨子的「明天」，婆羅門教的梵，都有一種同體的直覺，而多少流出泛愛的精神。

然而，平等一如，本是事事物物的本性。由於不重智慧，或智慧不足，在定心或類似定心的映現中，複寫而走了樣，才成為神，成為神秘的宇宙根源。

(2) 評釋：人格化之神非真實存在

²⁹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我之宗教觀》，〈修身之道〉，p.129：

佛的正覺，就是破除無明的大智。說起無私無我，世間學者——儒學等，也有部分類似的提示，如說：「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」。但世學者，就是儒學，也總是向外觀察，見到自己與人類萬物的依存性。或在幻境、定境中，覺到：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並生」；「萬物皆備於我」等。因而推演出一本的哲理，仁慈的道德。但都不知道，私執的根源——我見，卻在執取自己身心的實在感。不能內觀身心的無我，所以說仁，說博愛，不出乎自我中心的擴展（一般叫做大我）。這雖然是難得的，但是不究竟的。

(2) 齊物：1. 春秋、戰國時老莊學派的一種哲學思想。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，如生、死、壽夭，是非得失，物我有無，都應當同等看待。這一思想，集中反映在莊子的《齊物論》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二）》，p.1424）

佛法說：慈悲喜捨——四無量定——為梵行，修得就能生梵天。由於定境的淺深，分為梵、光、淨天的等級。³⁰

婆羅門教的梵——或人格化為梵天，與基督教的耶和華相近，不外乎在禪定的經驗中，自我的普遍化，想像為宇宙的本源，宇宙的創造者。

創造神的思想（p.128）根源，不但是種族神的推想，實有神秘的特殊經驗。唯有定慧深徹，事理如實的佛法，才能清晰地指出他的來蹤去跡。

（三）評釋老莊之慈愛

1、體驗：直覺神秘的大實在

老、莊，有他形而上的體會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。³¹這玄之又玄的，並不擬想為神格，而直覺為神秘的大實在，為萬化的根源。

2、推崇：任性、自然之慈愛

³⁰ 參見：

- (1)〔後秦〕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，《長阿含·世記經》卷20(大正01, 136a2-10)：
色界眾生有二十二種：一者、梵身天，二者、梵輔天，三者、梵眾天，四者、大梵天；五者、光天，六者、少光天，七者、無量光天，八者、光音天；九者、淨天，十者、少淨天，十一者、無量淨天，十二者、遍淨天；十三者、嚴飾天，十四者、小嚴飾天，十五者、無量嚴飾天，十六者、嚴飾果實天，十七者、無想天，十八者、無造天，十九者、無熱天，二十者、善見天，二十一者、大善見天，二十二者、阿迦尼吒天。
 - (2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403〈3 觀照品〉(大正07, 13a28-b7)：
由此菩薩諸善法故，世間便有剎帝利大族、婆羅門大族、長者大族、居士大族、四大王眾天、三十三天、夜摩天、觀史多天、樂變化天、他化自在天；^[1]梵眾天、梵輔天、梵會天、^[4]大梵天，^[5]光天、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^[8]極光淨天，^[9]淨天、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^[12]遍淨天，^[13]廣天、少廣天、^[15]無量廣天、廣果天、^[17]無想有情天、無^[2]繁天、^[19]無熱天、善現天、善見天、^[22]色究竟天；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想非非想處天。
[2]繁=煩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
 - (3)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3〈迴向品 7〉(大正08, 549b9-13)：
^[1]梵輔天、梵眾天、^[3]大梵天，光天、^[5]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^[7]光音天，淨天、^[9]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^[11]遍淨天，無雲行天、^[13]福生天、廣果天、^[15]無^[1]廣天、無熱天、^[17]妙見天、善見天、^[19][2]無小天上諸天子，合掌禮佛，皆作是言……
[1]廣=誑【元】【明】。[2]無小=阿迦膩吒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 - (4)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(增注本)，pp.93-94：
色界天，略分為四禪天，細分為十八天。
初禪有三天——梵眾，梵輔，大梵。這雖沒有男女的差別，但還有君臣人民的國家形態。
二禪有三天——少光，無量光，光音；
三禪有三天——少淨，無量淨，遍淨；
四禪有九天——無雲，福生，廣果，無想，無煩，無熱，善現，善見，色究竟天。
二禪以上，都是離群獨居的；世界就是自己的宮殿，不像人間有一共同的器世界。
 - (5)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《〈阿含〉——空與解脫道》，pp.76-77。
 - (6)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497-498。
- ³¹ 混成：1.渾然一體，自然生成。《老子》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”王弼注：“混然不可得而知，而萬物由之以成，故曰混成也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1373）

在這種意境中，老子雖說：「六親不和有孝慈」，³²而實慈為三寶之一。他不滿矯揉造作的孝慈，而主張任性與自然的孝慈，真情的自然流露。

然而，不能深徹的內觀無我，所以慈是孤立的、靜止的互不相犯。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」³³；「鳥雀之巢，可攀援而觀」³⁴，缺乏關切的互助的仁愛。

這近於印度的隱遁、獨善的一流；在老莊的思想中，慈愛是沒有積極闡揚的。

(四) 評釋基督宗教之「博愛」與發展

1、根源迷妄之神造說

(1) 選民說

基督教的博愛，根源於迷妄的神造說。由於神的缺陷性，雖經過耶穌多少的洗革，還是無法完善。

這因為，耶和華本為希伯來的民族保護神，有著戰鬥與嚴酷的性格。對於不信者，罪惡者，外邦人的擊殺毀滅，神是從來不憐愍的。

民族神，必與民族的偏見相結合。所以以色列的民族神，選定了以色列人為「選民」。

(2) 世界得統治者

神要將權柄交給他們，使成為世界的統治者；要把其他的外邦人，置於以色列的統治之下。神的預言，神的恩典，不久要到來。

這種完成世界統治的狂想，並不是共產黨徒的新發明了。耶穌革新它，使成為全人類的宗教。然而選民的偏愛，並未絲毫改變。

這所以，基督教的世界傳道史，與侵略者的殖民政策，從來形影不離。到最近，南非的人種歧視，無色人種的澳洲，黑人在合眾國的實際地位，還是那樣的。

2、宗教的獨佔、排他性

在神教徒的博愛中，完全合適。應該被統治的，被廢棄的，與神恩無分的外邦人，轉化為宗教性的異教徒。

在基督教的神學中，永生天國，並不因你的善行，而因於信仰。不信神，不信耶穌，你的什麼也沒有用。

³² 六親：1. 歷來說法不一：(1)《老子》：“六親不和有孝慈。”王弼注：“六親，父、子、兄、弟、夫、婦。”(2)《管子·牧民》：“上服度，則六親固。”尹知章注：“六親，謂父母兄弟妻子。”(3)漢賈誼《新書·六術》篇，以父、昆弟、從父昆弟、從祖昆弟、從曾祖昆弟、族兄弟為“六親”。(4)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：“上服度則六親固。”張守節正義：“六親謂外祖父母一，父母二，姊妹三，妻兄弟之子四，從母之子五，女子之子六也。”(5)《左傳·昭公二十五年》“為父子、兄弟、姑姊、甥舅、昏媾、姻亞，以象天明”晉杜預注：“六親和睦，以事嚴父，若眾星之共辰極也。”即以父子、兄弟、姑姊、甥舅、婚媾、姻婭為六親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二)》，p.24)

³³ 不相往來：彼此間互不交往。《老子》第八〇章：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」(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)

³⁴ 攀援：1. 謂抓住或依附他物而移動、延伸。《莊子·馬蹄》：“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，鳥雀之巢可攀援而窺。”(《漢語大詞典(六)》，p.949)

換言之，信我的，屬於我的，才是生存；不信我的，不屬於我的，便是死亡。

這種宗教的獨佔性，排他性，不但論理不通，實在赤裸裸的表現著非人性的，不民主的猙獰³⁵面目。³⁶

3、發展的新姿態

過去歐洲的黑暗時代，對於異教徒，對於科學家的發明而不合神意的，受到教會的迫害，燒殺，這並不希奇，實是神教者的博愛觀內涵的應有意義。

這種神的博愛觀，開始沒落為新的世界的黑暗時代。猶太人的馬克思，久受東正教熏陶（p.130）的蘇俄人民，正發展成新的姿態：

信仰共產主義的，屬於共產主義的，不反對共產主義的，是生存；不信的，違反的，有著自由思想的，便要受到清算，迫害。

共產黨徒對於善惡的看法，並不因你過去的行為。無論你怎樣的立德，立功，立言，有著怎樣的輝煌業績，只要你不信，你反對，你便是該死的！

唯有你肯死心蹋地的跟他走，才是善良的「人民」。這種獨佔的、排他的階級愛，與「異我者仇」的殘酷，永久結合在一起。

千百年來，在西方文明中生根而長成的博愛觀，現在要享受他自己的果實了。在這昏天黑地的時代，有著「無偏無黨」的仁慈者，應該起來釜底抽薪，從根糾正過來！

四、慈悲心與慈悲行

（一）菩薩依慈悲心，行利益眾生事

慈悲，是佛法的根本，佛菩薩的心髓。菩薩的一舉手，一動足，無非慈悲的流露。一切的作為，都以慈悲為動力。

所以說：菩薩以大悲而不得自在。為什麼不得自由自在？因為菩薩不以自己的願欲為行動的方針，而只是受著內在的慈悲（p.131）心的驅使，以眾生的需要為方針。

眾生而需要如此行，菩薩即不得行；為眾生著想而需要停止，菩薩即不能不止。³⁷菩

³⁵ 猙獰：1.形容凶惡。指性情、行為或狀貌十分可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五）》，p.46）

³⁶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佛學的兩大特色〉，p.165：

一般宗教講博愛，總以自我為中心。如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」，「信者永生，不信者永火」，這種強烈的獨佔的排他性，除屬於自己外，一切皆要毀滅，階級愛的底裡，露出了殘酷的仇恨！佛法中慈悲是冤親平等，對於冤家或不信者，雖一時不能度化他，待因緣成熟，自然可以攝化。依宇宙因果自然法則說：自作自受，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，可以賞善罰惡。……

³⁷ 另參見：

（1）〔東晉〕佛馱跋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18（大正 09，517a8-13）：

……如是菩薩摩訶薩**意力成就，求如來處；自知己身，係屬一切，不得自在，隨彼走使，普於眾生，行一切施**，於未滿足者，悉令滿足。護持安慰一切眾生，欲令自身普為世間作第一塔，令一切眾生皆悉歡喜……

（2）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28（大正 09，153a21-b9）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佛在人間》，〈人間佛教要略〉，pp.123-124：

……悲，是利他的動力。如損己利人的布施，節己和眾的持戒，制己恕他的安忍，都是悲心的表現。依人乘行而學菩薩道，此三法即攝得六度四攝一切法門。啟發信心，引生

薩的捨己利他，都由於此，決非精於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而是完全的忘己為他。

(二) 詮解「慈悲心」之要義

1、慈悲心即包含慈等四心

(1) 總明

菩薩的慈悲心，分別為慈，悲，喜，捨——四心。³⁸

(2) 別釋

慈，是以利益安樂、世出世間的利益，給予眾生。

悲，是拔濟眾生的苦難，解除眾生的生死根本。

喜，是見眾生的離苦得樂而歡喜，眾生的歡悅，如自己的一樣。

捨，是怨親平等，不憶念眾生對於自己的恩怨而分別愛惡。

(3) 合四心成就真菩薩心

「與樂」，「拔苦」，為慈悲的主要內容。

然如嫉妒成性，見他人的福樂而心裡難過；或者仇恨在心，或者私情過重，不是愛這個，便是惡那個，這決不能引發無私的平等的慈悲。

所以菩薩不但要有慈悲心，而且要有喜捨心。

慈悲喜捨的總和，才能成為真正的菩薩心。³⁹

智慧，長養慈悲，實在是大乘道的根本法門！

³⁸ 參見：

- 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567 經》卷 21 (大正 02, 149c12-14)：
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：「有無量心三昧、無相心三昧、無所有心三昧、空心三昧。」
- (2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744 經》卷 27 (大正 02, 197c16-21)：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修習慈心，多修習已，得大果大福利。云何比丘修習慈心，得大果大福利？是比丘心與慈俱，修念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；乃至修習捨覺分，依遠離、依無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。」
- (3) [唐] 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349 (大正 06, 794c25-795a1)：
是菩薩摩訶薩於諸有情起與樂想作意，入慈無量具足住；於諸有情起拔苦想作意，入悲無量具足住；於諸有情起慶喜想作意，入喜無量具足住；於諸有情起離苦樂平等想作意，入捨無量具足住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〈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〉，pp.25-27：
慈是與樂，觀想眾生得到安樂；悲是拔苦，想眾生遠離苦惱；喜是想眾生離苦得樂而心生喜悅；捨是冤親平等，「一視同仁」。分別的說，這四心的觀行是各不相同的；如綜合起來說，這才是慈心的全貌。……
- (5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〈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〉，p.54：
無量三昧是慈、悲、喜、捨——四無量心。慈是給人喜樂，悲是解除人的苦惱，喜是見人離苦得樂而歡喜，捨是怨親平等；慈悲等是世間所說的道德意識了。但在離私我、離染愛——空於貪、瞋、癡來說，無量與空、無所有、無相三昧的智證解脫，卻是一致的，這是解脫心與道德心的不二。但在（小乘）佛教中，無量三昧被解說為世俗的，也就是不能以此得解脫的。

³⁹ 參見：龍樹造，[後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77 (61 夢中不證品) (大正 25, 601a13-15)：
……四無量心中，大悲是大乘之本；見眾生就於死法，如囚受戮。諸菩薩能生六波羅蜜等乃

2、依慈悲心實踐於四攝中（利他行）

（1）總明

不過，但有悲心是不夠的，非有悲行不可。換言之，菩薩要從實際的事行中，去充實慈悲的內容，而不只是想想而已。

充實慈悲心的事行，名利他行，大綱是：布施，愛語，利行，同事——四攝。

（2）別釋

A、布施——統攝一切利他行

（A）財施

布施，或是經濟的施與，或是勞力，甚（p.132）至生命的犧牲，稱為財施。

（B）法施

從思想去啟導，以正法來開示，就是一言一句，能使眾生從心地中離惡向善，都稱為法施。

（C）無畏施

如眾生心有憂惱，或處於惡劣的環境，失望苦痛萬分，菩薩以正法來開導他，以方便力來護助他，使眾生從憂怖苦惱中出來，這是無畏施。

（D）小結

布施有此三大類，可以統攝一切利他行，⁴⁰如離了布施，即沒有慈悲的意義了！

B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——使布施成真利他行

然而實現利他行，還要有愛語，利行，同事。

（A）愛語

愛語，是親愛的語言。或是和顏的善語，或是苦切的呵責語，都從慈悲心流出，使對方感覺到善意，能甘心悅意的接受。

至一切種智，是故諸菩薩能生大悲。

⁴⁰ 參見：

（1）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12（大正 25，150a25-153a23）：

復次，若菩薩行檀波羅蜜，能生六波羅蜜，是時名為檀波羅蜜具足滿。……如是等種種布施，是為菩薩布施生般若波羅蜜。

（2）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45〈15 大莊嚴品〉（大正 25，387b23-c9）。

（3）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80〈68 六度相攝品〉（大正 25，624a8-b21）：

問曰：六波羅蜜各各異相，云何行一波羅蜜攝五波羅蜜？

答曰：菩薩以方便力故，行一波羅蜜能攝五波羅蜜。

復次，有為法因緣果報相續故相成，善法，善法因緣故。是波羅蜜皆是善法故，行一則攝五，以一波羅蜜為主，餘波羅蜜有分。……

如是，於檀波羅蜜邊，取五波羅蜜。

（4）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p.40-41：

布施如何能攝六度？布施有三：一、財施……這財施，即狹義的施波羅蜜。二、無畏施：令眾生離諸怖畏，這就是持戒與忍辱二波羅蜜。……三、法施：即精進、禪定、般若三波羅蜜。般若是明達事理的……禪定是鑑機的……精進是雄健無畏的，有了精進，才能克服障難，誨人不倦，利人不厭。這樣，六波羅蜜統攝於布施，為菩提行的根本了……

否則，如對貧窮或急難者，以輕蔑，傲慢，調笑的語調去布施他，有自尊心的，都會拒絕接受施與。或者勉強接受，而內心引起反感。

又如對人對事的評論，如為善意的，有建設性的，容易使人接受而改善。不然，即使說得千真萬確，在對方的反感下，也會引起誤會與糾紛的。

(B) 利行

利行，以現代語來說，即是福利事業。從公共的、大眾的福利著想，去施設慈濟的事業。

(C) 同事

同事，是與大眾同甘苦。在工作方面，享受方面，都應一般化，與大家一樣，這是最能感動人的。

(D) 小結

菩薩要慈悲利他，不能不講求方法。愛語，利行，同事，就是使布施成 (p.133) 為有效的，能達到真能利益眾生的方法。

(3) 四攝為菩薩利濟眾生必備之德行

這四者，是慈濟眾生、和合眾生的基本，為領導者（攝）應有的德行。⁴¹

菩薩「為尊為導」，但不是為了領導的權威，是為了慈濟眾生，知道非如此不能攝受

⁴¹ 參見：

(1) [北涼]曇無讖譯，《菩薩地持經》卷 8(大正 30, 938c16-19)：

云何菩薩攝取眾生？是菩薩依**四攝法**：布施、愛語、利益、同事。或有眾生，以**安饒益**，以**樂饒益**，以**安樂饒益**，廣說如前，自他利品。

(2) 龍樹造，[後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66〈歎信行品 45〉(大正 25, 526c27-527a11)：

「利益事」者，所謂**四攝法**。以財施、法施二種攝取眾生。

「愛語」有二種：一者、隨意愛語，二者、隨其所愛法為說。是菩薩未得道，憐愍眾生，自破憍慢，隨意說法。若得道，隨所應度法為說：高心富人，為讚布施，是人能得他物利名聲福德故；若為讚持戒、毀些破戒，則心不喜樂——如是等，隨其所應而為說法。

「利益」亦有二種：一者、今世利、後世利，為說法，以法治生，勤修利事；二者、未信教令信，破戒令持戒，寡識令多聞，不施者令布施，癡者教智慧——如是等，以善法利益眾生。

「同事」者，菩薩教化眾生，令行善法，同其所行；菩薩善心，眾生惡心，能化其惡，令同己善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為居士說居士法〉，pp.244-247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244。

(5) 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61：

「四攝法」是：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。菩薩要攝受眾生，非實行這四法不可。

布施，是用財（經濟）、法（思想）去施給眾生，眾生受了布施，自易接受菩薩的指導。**愛語**，是凡有所說，都從眾生著想，發為親愛的語言；不得發粗惡聲，盛氣凌人。人是有自尊心的，歡喜聽好話的。

利行是：菩薩作事，都要為眾生的福利打算，肯幫助人得利益，眾生自然歡喜，樂意接受菩薩的教化與指導。

同事，是說菩薩要以平等的身分，與眾生站在同一階層上，來共同工作。如維摩詰，入剎帝利中，就作剎帝利事，於是能領導剎帝利；入農工中就作農工，於是能領導農工。

眾生，不能完成利益人類的目的。⁴²從慈悲心發為布施等行，為菩薩所必備的。

菩薩的領導，並不限於政治，在任何階層，不同職業中，有慈悲心行的菩薩，總是起著領導作用。如維摩詰居士，他在一切人中，「一切中尊」。⁴³

五、慈悲的長養

(一) 淨化、深廣化悲憫心，即長養慈悲心

慈悲心，是人類所同有的，只是不能擴充，不能離開自私與狹隘的立場而已。由於自私，狹隘，與雜染混淆，所以被稱為情愛。

古人詠虎詞說：「虎為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！唯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」。⁴⁴慈愛實為有情所共有的，殘忍的老虎，也還是如此。

所以慈悲的修習，重在怎樣的擴充它，淨化它，不為狹隘自我情見所歪曲。所以慈悲的修習，稱為長養，如培養根孽⁴⁵，使它成長一樣。(p.134)

(二) 詳明：長養之方法

據古代聖者的傳授，長養慈悲心，略有二大法門。

1、自他互易觀

一、自他互易觀：淺顯些說：這是設身處地，假使自己是對方，而對方是自己，那應該怎樣？

對於這一件事，應怎樣的處理？誰都知道，人是沒有不愛自己的，沒有不為自己盡心

⁴² 另參見：

- (1) [後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〈3 習應品〉(大正 08, 222b19-c4)：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行六波羅蜜，乃至坐道場，於其中間常為諸聲聞、辟支佛作福田。何以故？以有菩薩摩訶薩因緣故，世間諸善法生。何等是善法？所謂十善道、五戒、八分成就齋，四禪、四無量心、四無色定，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分、八聖道分，盡現於世。以菩薩因緣故，六波羅蜜、十八空，佛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闕智、十八不共法、大慈大悲、一切種智，盡現於世。以菩薩因緣故，有剎利大姓、婆羅門大姓、居士大家，四天王天乃至非有想非無想天，皆現於世。以菩薩因緣故，有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，皆現於世。」
- (2) [後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8〈30 三歎品〉(大正 08, 280c4-14)。
- (3) 龍樹造，[後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36(大正 25, 323a29-c17)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p.11-12：
大般若經上說到，因為世界上有菩薩，所以才有修大乘行、弘揚大乘者；即使是人天福報，也是由菩薩而來。……而從另一方面說，由於有菩薩才有佛，若沒有菩薩，則何來成佛者？而亦必須有菩薩，才有聲聞、緣覺。菩薩並非只以大乘法教化眾生……

⁴³ 參見：

- (1) [姚秦]鳩摩羅什譯，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2 方便品〉(大正 14, 539a29-b9)：
……若在長者，長者中尊，為說勝法；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斷其貪著；若在剎利，剎利中尊，教以忍辱；若在婆羅門，婆羅門中尊，除其我慢……長者維摩詰，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。
- (2) [唐]玄奘譯，《說無垢稱經》卷1〈2 顯不思議方便善巧品〉(大正 14, 560c4-18)。

⁴⁴ 參見：《古今圖書集成·家範部·父子部》之〈虎苑解學士繹·應制題虎顧眾彪圖〉云：
虎為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，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。

⁴⁵ 孽(ㄋㄧˋㄗㄟˋ)：16.通“孽”。分枝；幼芽。(《漢語大詞典（四）》，p.252)

的。我如此，他人也是如此。

如以自己的自愛而推度他人，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，把他人看作自己去著想，慈悲的心情，自然會油然而生起來。⁴⁶

《法句》說：「眾生皆畏死，無不懼刀杖，以己度他情，勿殺勿行杖」。⁴⁷

這與儒家的恕道⁴⁸一致，但還只是擴充自我的情愛，雖能長養慈悲，而不能淨化完成。

2、親怨平等觀

二、親怨平等觀：

(1) 眾生略分親、中、怨三種

除自愛而外，最親愛的，最關切的，沒有比自己的父母、夫妻、兒女了。最難以生起慈悲心的，再沒有比怨恨、仇敵了。

為了長養慈悲心的容易修習，不妨從親而疏而怨，次第的擴充。一切人——眾生，可分為三類：親、中、怨。這三者，或還可以分成幾級。

(2) 從親→疏→怨次第生慈悲心

A、先對親友修慈心

先對自己所親愛的家屬，知遇的朋友，觀察他的苦痛而想解除它，見他的沒有福樂

⁴⁶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我之宗教觀》，〈修身之道〉，pp.98-99：

……什麼是換？設身處地，自他互換，也就是將別人想成自己。這樣，別人的苦痛，就是自己的苦痛；別人的幸福，就是自己的幸福。這種看一切眾生如自己的思擇，一定能引發懇切的慈（與樂）悲（拔苦）心，而為引發菩提心的方便。這樣的修習成就，名為「菩提心相應」，也叫「一心常念菩提」，就是不違菩提心了。

所以佛法的成就正見，或起大乘信心，發菩提心，都是從自己——自心而類推到究竟深廣的。如儒者的致良知，如局在現在、此地、人類，那只是人乘善法。如由此而推及一切眾生，盡未來際，而知有究竟的聖果可得，那就通入菩提心，由人乘而入佛乘了！

⁴⁷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1044 經》卷 37(大正 04，273b13-c1)：

爾時，世尊告婆羅門長者：「我當為說自通之法。諦聽，善思。何等自通之法？謂聖弟子作如是學：『我作是念：『若有欲殺我者，我不喜；我若所不喜，他亦如是。云何殺彼？』作是覺已，受不殺生，不樂殺生……是故於他不行綺飾……如上說。如是七種，名為聖戒。……』」

(2) 法救撰，[吳] 維祇難等譯，《法句經》卷 1〈18 刀杖品〉(大正 04，565b2-4)：

一切皆懼死，莫不畏杖痛，恕己可為譬，勿殺勿行杖。

(3) [姚秦] 竺佛念譯，《出曜經》卷 8〈6 念品〉(大正 04，653b21-29)。

(4) 法救集，[宋] 息天災譯，《法集要頌經》卷 1〈5 愛樂品〉(大正 04，780a26-28)。

(5) 龍樹造，[後秦] 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30(大正 25，278b20-23)：

……「滿一切」者，名字一切，非實一切。如《法句》偈說：「一切皆懼死，莫不畏杖痛。恕己可為譬，勿殺勿行杖！」

(6) [唐] 善導集記，《觀無量壽佛經疏》卷 2(大正 37，259c16-19)：

言慈心不殺者，此明一切眾生皆以命為本。若見惡緣怖走藏避者，但為護命也。經云：「一切諸眾生無不愛壽命，勿殺勿行杖，恕己可為喻。」即為證也。

(7) 印順法師，《我之宗教觀》，〈修身之道〉，pp.85-86。

⁴⁸ 恕道：寬仁之道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，p.507)

而想給予它。

修習到：親人的苦樂，如自己的苦樂一樣，深刻的印入自心，而時刻想使他離苦得樂。

B、次對中人修慈心

再推廣到中人 (p.135)，即與我無恩無怨的。仔細觀察，這實在都是於我有恩的；特別是無始以來，誰不是我的父母，師長？

對於中人的苦樂，關切而生起慈心，悲心，修習到如對自己的恩人親愛的家人一樣。如能於中人而起慈悲心，即可擴大到怨敵。

C、依緣起無性，對怨敵修慈心

怨敵，雖一度為我的怨敵，或者現在還處於怨敵的地位，但過去不也曾對我有恩嗎？為什麼專門記著怨恨而忘記恩愛呢！

而且，他的所以為怨為敵，不是眾生的生性非如此不可，而只是受了邪見的鼓弄，受了物欲的誘惑，為煩惱所驅迫而不得自在。

眼見他為非作惡，愚昧無知，應該憐憫他，容恕他，救濟他，怎能因自己小小的怨害而瞋他恨他？

而且，親與怨，也並無一定。如對於親人，不以正法，不以慈愛相感召，就會變成怨敵。對於怨敵，如能以正法的光明，慈悲的真情感召，便能化為親愛。

那為什麼不對怨敵而起慈悲心，不為他設想而使離苦得樂呢！

(3) 成就冤親平等觀，即是諸佛菩薩之大慈悲心

以種種的觀察，次第推廣，達到能於怨敵起慈悲心，即是怨親平等觀的成就，慈心普遍到一切，這才是佛法中的慈悲。⁴⁹

⁴⁹ 參見：

- (1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87(大正 25，668c20-669a1)：
是菩薩復聞大乘深義，住眾生等、法等中，無別異心，可得佛。雖復中人及怨，都無異心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薩以畢竟空心，煩惱微薄、怨親平等，作是念：「怨親無定，以因緣故，親或為怨，怨或為親。」以此大因緣，具足忍波羅蜜故，得作佛。
由何而得？由忍怨故，是以菩薩視怨如親。譬如欲過峻道，應當敬重頂戴導師；又如良醫雖賤，為貴者所重。如是思惟、籌量、分別，「中人、怨家，雖於我無用，而是佛道因緣」，是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- (2) 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思惟略要法》卷 1(大正 15，298a16-b17)：
……得是四無量心已，於一切眾生忍辱不瞋，是名眾生忍。得眾生忍已，易得法忍。法忍者，所謂諸法不生不滅畢竟空相。能信受是法忍，是名無生忍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，當得作佛。行者應當如是修習也。
- (3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p.25-28：
在印度的菩薩道中，通常以兩種方法，教人從大悲而起菩提心。
其一，近乎儒家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的理論，使慈悲心次第擴大而成就發心。首先，把眾生分成三類，一為親，二為中，三為怨。……把慈悲心次第擴大的方法，首先要加強這父母與兒女間的關係，以對方的快樂為快樂，以對方的痛苦為痛苦；然後為父母者

慈悲，應長養它，擴充它；上面所說的法門，是最易生起慈悲的修法。(p.136)

六、慈悲的體驗

(一) 大智慧的圓成，即大慈悲的無上體現

上面所說的長養慈悲，都還是偏約世俗說。一分聲聞學者，以為慈悲只是這樣的緣世俗相而生起，這決非佛法的本義。⁵⁰

依大乘法說，慈悲與智慧，並非相反的。在人類雜染的意識流中，情感與知解，也決非隔裂的。可說彼此相應相入，也可說是同一意識流中泛起的不同側面。

如轉染還淨，智慧的體證，也就是慈悲的體現；決非偏枯的理智，而實充滿著真摯的慈悲。如佛陀的大覺圓成，是大智慧的究竟，也是大慈悲的最高體現。

如離開慈悲而說修說證，即使不落入外道，也一定是焦芽敗種的增上慢人！

(二) 詳述：三類慈悲

慈悲可分為三類：⁵¹

1、眾生緣慈

一、**眾生緣慈**：⁵²這是一般凡情的慈愛。不明我法二空，以為實有眾生，見眾生的有

必然是慈愛的父母，為子女者也必然是孝順的子女。但不能永遠就止於這個地步，不只是一個美滿的家庭……還要把心量擴大到一般人。必須一步一步地，先由親，然後中，等到有一天把心量擴大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了，就會對冤家也發起慈悲心。若一個人能夠對冤，也就是那些害我者、騙我者，也都能像對親人一般地關切，如此的慈悲心則已經是非常的廣大，菩提心也才能真正的發起。這是學習發菩提心的一種方法。

另一種方法叫**自他互換法**；把自己與別人的地位互相調換一下，即是當看到別人有苦痛時想到：如果是我面臨他的處境，該怎麼辦？當然一定是會想辦法來解決的。這也可以說是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的**恕道**……

⁵⁰ 參見：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83(大正 27, 427b14-20)：問：無量為能斷煩惱不？若能斷者，定蘊所說當云何通？

如說：「慈悲喜捨皆不能斷諸結。」若不能斷者，此經云何通？

答：應作是說：無量不能斷諸煩惱。

問：若爾，善通定蘊所說，此經所說當云何通？

答：斷有二種：一、暫時斷，二、畢竟斷。依暫時斷，此經說能斷。依畢竟斷，定蘊說不斷。

⁵¹ 參見：

(1)〔北涼〕曇無讖譯，《大方等大集經》卷 29(大正 13, 200a11-18)：

舍利弗！夫修慈者，悉能擁護一切眾生，能捨己樂與他眾生。聲聞修慈齊為己身，菩薩之慈悉為一切無量眾生。舍利弗！夫修慈者，能度諸流，慈所及處有緣眾生；又緣於法；又無所緣。**緣眾生者**，初發心也。**緣法緣者**，已習行也。**緣無緣者**，得深法忍也。舍利弗！是名菩薩修行大慈而不可盡。

(2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寶積經》卷 41〈5 無量品〉(大正 11, 236a19-23)：

童子當知！**眾生緣慈**，初發大心菩薩所得。**法緣之慈**，趣向聖行菩薩所得。**無緣之慈**，證無生忍菩薩所得。童子！是名菩薩摩訶薩大慈無量波羅蜜。若菩薩摩訶薩安住大慈波羅蜜故，則於一切眾生慈心遍滿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p.115-119。

⁵²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0(大正 25, 209b21-29)：

……「善修」者，是慈心牢固。初得慈心，不名為修。非但愛念眾生中、非但好眾生中、非但益己眾生中、非但一方眾生中名為「善修」；久行得深愛樂，愛、憎及中三種眾生，正等無

苦有樂，而生起慈悲的同情。

這樣的慈愛，無論是大仁，博愛，總究是生死中事。

2、法緣慈

二、**法緣慈**：⁵³這是悟解得眾生的無我性，但根性下劣，不能徹底的了達一切法空，這是聲聞、緣覺的二乘聖者的心境。

見到生死的惑 (p.137)、業、苦——因果鉤鎖，眾生老是在流轉中不得解脫，從而而引起慈悲。

法緣慈，不是不緣眾生相，是通達無我而緣依法和合的眾生。如不緣假名的我相，怎麼能起慈悲呢！

3、無所緣慈

三、**無所緣慈**：⁵⁴

(1) 徹證一切法空，達悲智融和

這不像二乘那樣的但悟眾生空，以為諸法實有；佛菩薩是徹證一切法空的。

但這不是說偏證無所緣的空性，而是於徹證一切法空時，當下顯了假名的眾生。緣起的假名眾生即畢竟空，「畢竟空中不礙眾生」。⁵⁵

異。十方五道眾生中，以一慈心視之，如父如母，如兄弟、姊妹、子姪、知識，常求好事，欲令得利益安隱。如是心遍滿十方眾生中。

如是慈心，名「眾生緣」。多在凡夫人處，或有學人未漏盡者行。

⁵³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0(大正 25, 209b29-c6)：

「法緣」者，諸漏盡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諸佛。是諸聖人破吾我相、滅一異相故，但觀從因緣相續生諸欲。[13]以慈念眾生時，從和合因緣相續生，但空五眾即是眾生，念是五眾。以慈念眾生不知是法空，而常一心欲得樂；聖人愍之，令隨意得樂，為世俗法故，名為「法緣」。
[13]以=心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⁵⁴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0(大正 25, 209c6-12)：

「無緣」者，是慈但諸佛有。何以故？諸佛心不住有為無為性中，不依止過去世、未來現在世；知諸緣不實、顛倒虛誑故，心無所緣。佛以眾生不知是諸法實相，往來五道，心著諸法，分別取捨；以是諸法實相智慧，令眾生得之，是名「無緣」。

⁵⁵ 參見：

(1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7(大正 25, 263a13-19)：

復次，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知諸法相，念其本願，欲度眾生，作是思惟：「諸法實相中，眾生不可得，當云何度？」

復作是念：「諸法實相中，眾生雖不可得，而眾生不知是諸法相故，欲令知是實相。」

復次，是實法相，亦不礙眾生。實法相者，名為無所除壞，亦無所作。是名「方便」。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中論》卷 4〈24 觀四諦品〉(大正 30, 33a22-23)：

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；若無空義者，一切則不成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p.455~459：

……其實，「汝今所說」的一切「過」失，在我無自性的緣起「空」中，根本是「無有」的。不特沒有過，而且唯有空，才能善巧建立一切。你以為一切都空了，什麼都不能建立。可是，在我看來，空是依緣起的矛盾相待性而開示的深義，唯有是空的，才能與相依相待的緣起法相應，才能善巧的安立一切。……

(4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.132。

智慧與慈悲，也可說智慧即慈悲（「般若是一法，隨機立異稱」）⁵⁶的現證中，流露真切而憫苦的悲心。

佛菩薩的實證，如但證空性，怎麼能起慈悲？所以慈悲的激發，流露，是必緣眾生相的。

但初是執著眾生有實性的；次是不執實有眾生，而取法為實有的；唯有大乘的無緣慈，是通達我法畢竟空，而僅有如幻假名我法的。

(2) 不知深義，體有限量之慈悲

有些人，不明大乘深義，以為大乘的體證，但緣平等普遍的法性，但是理智邊事。不知大乘的現證，一定是悲智平等。

離慈悲而論證得，是不能顯發佛菩薩的特德的。⁵⁷

中國的儒家，從佛法中得少許啟發，以為體見「仁體」⁵⁸，充滿生意，略與大乘的現

⁵⁶ 參見：

(1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18(大正 25，190c3-5)：

般若是一法，佛說種種名，隨諸眾生力，為之立異字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7：

……大乘行者從初抉擇觀察我法無性入門，所以名為空觀或空慧。不過，這時的空慧還沒有成就；如真能徹悟諸法空相，就轉名般若；所以《智論》說：「未成就名空，已成就名般若」。般若到了究竟圓滿，即名為無上菩提。……

⁵⁷ 參見：

(1) 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〈3 習應品〉(大正 8，225a11-17)：

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於諸相應中為最第一相應，所謂空相應，是空相應勝餘相應。菩薩摩訶薩如是習空，能生大慈大悲。菩薩摩訶薩如是習相應，不生慳心、不生犯戒心、不生瞋心、不生懈怠心、不生亂心、不生無智心。

(2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37〈3 習相應品〉(大正 25，336a2-5)：

菩薩行是眾生空、法空，深入空相應，憶本願度眾生；見眾生狂惑顛倒，於空事中種種生著，即生大悲心：「我雖知是事，餘者不知。」以教化故，生大慈大悲。

(3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48〈19 四念處品〉(大正 25，405b20-24)：

……聲聞法中觀四念處，所得果報如是。菩薩法者，於是觀中不忘本願，不捨大悲，先用不可得空調伏心地，住是地中，雖有煩惱，心常不墮；如人雖未殺賊，繫閉一處。……

(5) 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38〈4 往生品〉(大正 25，339b11-16)：

……第四菩薩，方便力故，不隨禪、定、無量心生。所以者何？行四念處乃至大慈大悲故；命終時憐愍眾生，願生他方現在佛國，續與般若波羅蜜相應。所以者何？愛樂隨順般若波羅蜜故。……

(6) 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38：

菩薩發菩提心，以大悲為根本，即菩提心由大悲而發起；大悲所發的菩提心，非般若空無我慧，不得成就，即要以般若為方便。悲心不具足而慧力強，要退墮聲聞乘的。慧力不足而悲心強，要流於世俗而成所謂「敗壞菩薩」的。必須大悲，般若相輔相成，才能安住菩提而降伏其心。《般若經》說：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（即菩提心）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——即般若空慧為方便」。發菩提心者，不可不知！

⁵⁸ 仁體：仁愛的本旨。《呂氏春秋·長攻》：“吾聞之：‘義兵不攻服，仁者食饑餓。’今服而攻之，非義兵也；饑而不食，非仁體也。”明 張居正《徐存齋七十壽序》：“吾以此識仁體矣。”一說《呂氏春秋·長攻》所云“仁體”當為“體仁”之倒誤，“體仁謂體會仁之實者也”。見 陳奇猷《呂氏春秋校釋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一）》，p.1095）

證相近。

然儒者不能內向的徹證自我無性，心有限量（有此彼相），(p.138) 不可能與佛法並論。

(三) 別辨：修四無量心能得解脫、成佛

1、四法印與現觀之關涉

在體證法性的現觀中，《阿含經》中本有四名，實與四法印相契合。⁵⁹

無所有（無願）……………諸行無常
 無量……………所受皆苦
 空……………諸法無我
 無相……………涅槃寂靜

2、初期教義：修四無量心能得解脫

無量三昧，是可以離欲的，與空、無相、無願的意義相同。⁶⁰

⁵⁹ 參見：

- (1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8〈26 四意斷品〉(大正 02, 640b13-19)：
 今有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云何為四？
 一切諸行無常，是謂初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苦，是謂第二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一切諸行無我，是謂第三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涅槃為永寂，是謂第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是謂，諸賢！四法本末，如來之所說。
- (2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3〈31 增上品〉(大正 02, 668c2-9)：
 是故，諸比丘！欲得免死者，當思惟四法本。云何為四？一切行無常，是謂初法本，當念修行。一切行苦，是謂第二法本，當共思惟。一切法無我，此第三法本，當共思惟。滅盡為涅槃，是謂第四法本，當共思惟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共思惟此四法本。所以然者，便脫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憂、苦、惱，此是苦之元本。
- (3) [東晉] 瞿曇僧伽提婆譯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6〈42 八難品〉(大正 02, 749a7-13)。
- (4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〈三大理性的統一〉，pp.157-158：
 ……三法印的名稱，是「諸行無常」，「諸法無我」，「涅槃寂靜」。也有於諸行無常下，加「諸受皆苦」一句，這就成為四法印了。苦，是覺者對於有情世間的價值判斷，僅是諸行無常印中的含義之一，從事理的真相說，三法印就足夠了。三法印，是於同一緣起法中體悟有此三性，無論學者的漸入、頓入，三法印有著深切的關聯，不能機械的分割。
- (5) 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〈阿含之空〉，pp.30-33：
 ……無常、苦、無我、涅槃，就叫四法印或四優陀那。經中常說：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」。四印的次第，是有因果的關係。在學派中，有主張三法印的，有主張四法印的。其實，三法印就夠了，因為苦是五種無常所攝，說無常就含有苦的意義了。如《雜阿含》一〇八五經云：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不恆，不安，非蘇息，變易之法」。這就在無常變易中顯示其不安樂之苦；所以，可不必別立苦為一法印的。……
- (6) 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〈阿含之空〉，pp.85-86：
 ……《聖法印知見清淨經》有兩種異譯本，西晉竺法護譯的意義與《雜阿含經》同；趙宋施護譯的則已改為修行三解脫門的次第；但同謂此三三昧還有慢在，未得究竟。故以空為出發，經無相、無所有（或無願），再觀無我我所而涅槃寂滅；這過程是完全一致的。此空無相無所有三三昧，與三解脫門的關係，也更可顯見其合一。
 此經名「聖法印」，《雜阿含》雖處處說到無常、無我等義，但並未名之曰法印；這要到《增一阿含》才見明說。那麼這經的「法印」，究竟是什麼？不是三法印或四法印，應該是證入解脫涅槃之門的三解脫門。

但在聲聞佛教的昂揚中，無量三昧是被遺忘了。

不知道，無量即無限量，向外諦觀時，慈悲喜捨，遍緣眾生而沒有限量，一切的一切，名為四無量定。向內諦觀時，眾生的自性不可得，並無自他間的限量性。

所以無量三昧，即是緣起相依相成的，無自無他而平等的正觀。通達自他的相關性，平等性，智與悲是融和而並無別異的。

無量三昧的被遺忘，說明了聲聞佛教的偏頗。

3、大乘佛教：悲智融貫，圓成佛道

佛教的根本心髓——慈悲，被忽視，被隱沒，實為初期佛教的唯一不幸事件。到大乘

⁶⁰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567 經》卷 21(大正 02, 149c21-150a11)：

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有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？」

長者答言：「無量三昧者，謂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普緣，一方充滿。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上下，一切世間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充滿諸方，一切世間普緣住，是名無量三昧。

云何為無相三昧？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，無相心三昧，身作證，是名無相心三昧。

云何無所有心三昧？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，無所有，無所有心住，是名無所有心三昧。

云何空三昧？謂聖弟子世間空，世間空如實觀察，常住不變易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，是名為法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。」

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法一義種種味？」

答言：「尊者！謂貪有量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，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無相。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無所有。復次，無諍者空，於貪空，於恚、癡空，常住不變易空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法一義種種味。」

(2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《〈阿含〉——空與解脫道》，pp.20-23：

……問題是，這四種心解脫，到底是文異義異，還是文異義同呢？依質多長者的見解，可從兩方面說。

一、名稱不同，意義也就不同。不同的是：無量心解脫，是慈、悲、喜、捨——四無量 (catasso-appama-ññāya) 定；無所有心解脫，是四無色中的無所有處 (ākīñcaññāyatana) 定；空心解脫，是思惟我我所空；無相心解脫，是一切相不作意，得無相心三昧 (animitta-cetosamādhī)。

二、名稱雖然不同，而意義可說是一致的。這是說：貪、瞋、癡 (代表了一切煩惱) 是量的因 (pamāṇa-karaṇa)，漏盡比丘所得無量心解脫中，不動心解脫 (akuppā-cetosamādhī) 最為第一；不動心解脫是貪空、瞋空、癡空，貪、瞋、癡空即超越於限量，是漏盡比丘的究竟解脫 (不動阿羅漢)。

同樣的意義，貪、瞋、癡是障礙 (papañca)，貪、瞋、癡空即超越於所有，不動心解脫是無所有心解脫中最上的。

貪、瞋、癡是相的因 (nimittakaraṇa)，貪、瞋、癡空即超越於相，不動心解脫是無相心解脫中最上的。

經中說無量、無所有、無相，卻沒有說到空心解脫，這因為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就是空心解脫的別名。

從文異而義同來說，無量心解脫，無所有心解脫，無相心解脫，達到究竟處，與空心解脫——不動心解脫，平等平等。依觀想的方便不同，有四種心解脫的名目，而從空一切煩惱來說，這是一致的目標，如萬流入海，都是鹹味那樣。……

佛教興起，才開顯出來。⁶¹

所以佛弟 (p.139) 子的體證，如契合佛的精神，決非偏枯的理智體驗，而是悲智融貫的實證。⁶²是絕待真理的體現，也是最高道德（無私的、平等的慈悲）的完成。

唯有最高的道德——大慈悲，才能徹證真實而成為般若。所以說：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。⁶³

⁶¹ 參見：

(1) [劉宋] 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·744 經》卷 27(大正 02, 197c16-21)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〈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〉，pp.26-27：

經說慈心，是譯者的簡略，實際是慈，悲，喜，捨——四心。所說的「大果大福利」，或是二果二福利，是阿那含與阿羅漢。或是四果四福利，從須陀洹到阿羅漢。或是七果七福利，是二種阿羅漢與五種阿那含。慈，悲，喜，捨與七覺分 (satta-bojjhaṅgā) 俱時而修，能得大果大功德，當然是通於無漏的解脫道。

無量心解脫，包含了適應世俗，佛法不共二類。一般聲聞學者，都以為：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，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，是勝解——假想觀，所以是世間定。但「量」是依局限性而來的，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，不起自他的分別，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。

質多羅長者以為：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，是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空就是無量。這一意義，在大乘所說的「無緣慈」中，才再度的表達出來。

⁶² 另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〈真常唯心論〉，p.280：

四、得無生法忍已，起寂滅想，諸佛加持，菩薩乃即寂而起如幻三昧，廣作佛事，名「如來禪」。前七地名有心地，八地名無心地，八地以上名佛地，即現證如來禪者所入也。《楞伽經》以不生法為依，而建立生滅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辦法法性論講記〉，p.329：

聲聞、緣覺住在涅槃，依大乘法說，想發願迴心向大，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但菩薩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生死與涅槃，無二無分別，所以都無所住（或稱為無住涅槃）。菩薩無分別智，離生死而證涅槃；雖契入涅槃，而悲願熏心，不離生死，歷劫化度眾生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.137：

八地菩薩證悟了無生法忍，能夠起如幻三摩地，像觀音等大菩薩，並非由於有煩惱才有生死，完全是出於無限悲願。

(4)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〈《般若經》——甚深之一切法空〉，p.146：

八地菩薩就是不退轉地菩薩。八地得無生法忍，悟入寂滅無分別法，這是二乘也能得到的。如菩薩的本願力不足，沒有諸佛的勸發，那是要證入涅槃，退落而與二乘一樣的。經佛的勸發，菩薩這才（從般若起方便，）起如幻三昧，作利益眾生的大業，莊嚴功德圓滿而成佛。

⁶³ 參見：

(1) [宋] 晁良耶舍譯，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卷 1(大正 12, 343c1-2)。

(2) [宋] 元照述，《觀無量壽佛經義疏》卷 3(大正 37, 297a21-23)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佛學的兩大特色〉，pp.165-166：

一般宗教之愛，因為缺少智慧，故愛有範圍。佛法以智慧為體，慈悲為用。唯有真智中才有大悲，佛經說：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。由於大乘佛法以莊嚴佛土，成熟眾生為己任，若缺乏大悲，即不能成辦。

(貳)《大智度論》中之「四無量心」⁶⁴

一、何故但說慈悲為大

問曰：法在佛心中一切皆大，何以故但說慈悲為大？

答曰：佛所有功德法應皆大故。

問曰：若爾者，何以但說慈悲為大？

答曰：

(一) 慈悲為佛道根本，若無大慈大悲，便早入涅槃

慈悲是佛道之根本。所以者何？菩薩見眾生老病死苦、身苦心苦、今世後世苦等諸苦所惱，生大慈悲，救如是苦，然後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

亦以大慈悲力故，於無量阿僧祇世生死中，心不厭沒；以大慈悲力故，久應得涅槃而不取證。

以是故，一切諸佛法中，慈悲為大；若無大慈大悲，便早入涅槃。

(二) 自不受樂，忍諸怨害，為眾說法

復次，得佛道時，成就無量甚深禪定、解脫、諸三昧，生清淨樂，棄捨不受；

入聚落城邑中，種種譬喻、因緣說法；變化其身，無量音聲，將迎⁶⁵一切，忍諸眾生罵詈誹謗，乃至自作伎⁶⁶樂，皆是大慈、大悲力。

(三)「大」之名乃餘人所讚，非佛自稱

復次，大慈、大悲——「大」名非佛所作，眾生名之；譬如獅子大力，不自言力大，皆是眾獸名之。

眾生聞佛種種妙法，知佛為祐利眾生故，於無量阿僧祇劫難行能行；眾生聞見是事，而名此法為「大慈、大悲」。

譬如一人，有二親友，以罪事因緣故，繫之囹圄⁶⁷。一人供給所須，一人代死。眾人言：「能代死者，是為大慈悲。」

佛亦如是，世世為一切眾生⁶⁸，頭目髓腦盡以布施⁶⁹；眾生聞見是事，即共名之為「大慈、大悲」。

⁶⁴ 案：本主題依：福嚴佛學院及壹同女眾佛學院之「《大智度論》選讀課程」講義（由厚觀法師指導、同學編製，2017年~2018年，未出版），為底本編整而成。

⁶⁵ 將迎：2.迎接。3.逢迎，迎合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七）》，p.808）

⁶⁶ 伎=妓【元】【明】。（大正 25，256d，n.20）

⁶⁷ 囹圄（ㄌㄩㄥˊ ㄩˇ）：監獄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三）》，p.628）

⁶⁸ 生+（故以）【元】【明】，生=以【石】。（大正 25，257d，n.3）

⁶⁹ 盡以布施=盡為一切【宋】【宮】，=盡為一切眾生一切【元】【明】，=布施盡以一切眾生【石】。（大正 25，257d，n.4）

如尸毘⁷⁰王，為救鴿故，盡以身肉代之，猶不與鴿等；復以手攀稱⁷¹，欲以身代之。是時地為六種震⁷²動，海水波蕩⁷³，諸天香華供養於王。眾生稱言：「為一小鳥所感乃爾，真是大慈、大悲！」⁷⁴

佛因眾生所名，故言「大慈、大悲」。如是等無量本生，是中悉應廣說。……⁷⁵

二、慈悲（四無量）是有漏或無漏⁶

（一）大慈大悲是無漏法

復次，佛大慈大悲等功德，不應一切如迦旃延法中分別求其相。上諸論議師，雖用迦旃延法分別顯示，不應盡信受。所以者何？

迦旃延說：「大慈大悲，一切智慧，是有漏法、繫法、世間法。」⁷⁷

是事不爾。何以故？「大慈、大悲」名為一切佛法之根本，云何言「是有漏法、繫法、世間法」？……

（二）釋難

問曰：大慈悲雖是佛法根本，故是有漏。如淤泥中生蓮華，不得言泥亦應妙；大慈大悲亦如是，雖是佛法根本，不應是無漏！

答曰：菩薩未得佛時，大慈悲若言有漏，其失猶可。今佛得無礙解脫智故，一切諸法皆清淨，一切煩惱及習盡。

聲聞、辟支佛，不得無礙解脫智故，煩惱習不盡，處處中疑不斷故，心應有漏；諸佛無是事，何以故說佛大慈悲應是有漏？……

（三）盡理之說：四無量非但緣欲界，通無色界

復次，佛知未來世諸弟子鈍根故，分別著諸法，錯說四無量相：「是四無量心，眾生緣

⁷⁰ 毘=鞞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【石】。（大正 25，257d，n.5）

⁷¹ 稱=秤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 25，257d，n.9）

⁷² 震=振【宋】【元】【宮】。（大正 25，257d，n.10）

⁷³ 蕩=盪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【石】。（大正 25，257d，n.11）

⁷⁴ 參見 Lamotte（1970，p.1713，n.1）：《大智度論》卷 4〈1 序品〉（大正 25，87c29-88c12）已詳載此一本生；《菩薩本行經》卷上（大正 3，109a24-b29）；《六度集經》卷 1〈2 經〉（大正 3，1b12-c25）；《賢愚經》卷 1〈1 梵天請法六事品〉（大正 4，351c16-352b18）。

⁷⁵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7（大正 25，256c13-257b4）。

⁷⁶ 參見：

（1）〔隋〕慧遠撰，《大乘義章》卷 11（大正 44，686c7-14）：

毘曇法中四無量心一向有漏，眾生緣故，成實法中義釋不定。若言觀空斷於漏故名無漏，四無量心齊是有漏，非是觀空斷結心故。若言所行不生漏故名無漏者，四無量心通漏無漏，凡夫所行一向有漏取性心中修此行故。學人所起或漏無漏，未斷結處名為有漏，斷處無漏，無學所起一向無漏。

（2）〔隋〕智顛撰，《摩訶止觀》卷 3（大正 46，23c21-23）：

若凡夫止善所治是止相。行善所生是觀相。又四禪四無量心是止相。六行是觀相。此等皆未免生死。即有漏為相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〈《阿含》——空與解脫道〉，pp.26-27。

⁷⁷ 參見：眾賢造，〔唐〕玄奘譯，《順正理論》卷 38〈4 辯業品〉（大正 29，557a17-19）：

又饒益他，方得名佛；饒益他者多是俗智。又諸佛用，大悲為體，此是有漏法，有情相轉故。

故，但是有漏；但緣欲界故，無色界中無。何以故？無色界不緣欲界故。」

為斷如是人妄見故，說四無量心無色界中。佛以四無量心，普緣十方眾生故，亦應緣無色界中。……⁷⁸

三、「大乘的慈悲」與「二乘、凡夫的慈悲」之比較

(一) 大慈、大悲相

【經】大慈大悲，當習行般若波羅密⁷⁹。

【論】

「大慈、大悲」者，四無量心⁸⁰中已分別，今當更略說。

大慈，與一切眾生樂；大悲，拔一切眾生苦。

大慈，以喜樂因緣與眾生；大悲，以離苦因緣與眾生。

譬如有人，諸子繫在牢獄，當受大罪⁸¹。其父慈惻⁸²，以若干方便，令得免苦，是大悲；得離苦已，以五所欲給與諸子，是大慈。

如是等種種差別。

(二) 大慈大悲與小慈小悲之別

問曰：大慈、大悲如是，何等是小慈、小悲，因此小而名為大？

答曰：四無量心中慈、悲名為小，此中十八不共法次第說大慈悲名為大。

復次，諸佛心中慈悲名為大，餘人心中名為小。……

復次，小慈，但心念與眾生樂，實無樂事；小悲，名觀眾生種種身苦心苦，憐愍而已，不能令脫。

大慈者，念令眾生得樂，亦與樂事；大悲，憐愍眾生苦，亦能令脫苦。

復次，凡夫人、聲聞、辟支佛、菩薩慈悲名為小，諸佛慈悲乃名為大。

復次，大慈，從大人心中生，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無礙智、十八不共法大法中出；能破三惡道大苦，能與三種大樂——天樂、人樂、涅槃樂。

復次，是大慈遍滿十方三世眾生，乃至昆⁸³虫⁸⁴，慈徹骨髓，心不捨離。

若⁸⁵三千大千世界眾生墮三惡道，若人一一皆代受其苦，得脫苦已，以五所⁸⁶欲

⁷⁸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7(大正 25, 257b4-26)。

⁷⁹ 密=蜜【宋】【元】【宮】。(大正 25, 256d, n.9)

⁸⁰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0 (大正 25, 209a-211b)。

⁸¹ 參見：

(1) 罪=辟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，=僻【石】。(大正 25, 256d, n.11)

(2) Lamotte (1970, p.1709, n.2)：此處如校勘欄(大正 25·256d, n.11)作「大辟」，而不是作「大罪」。

(3) 大辟：古五刑之一，謂死刑。(《漢語大詞典(二)》，p.1386)

⁸² 慈惻：仁慈惻隱。(《漢語大詞典(七)》，p.649)

⁸³ 昆=蠅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(大正 25, 256d, n.12)

⁸⁴ 虫=蟲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25, 256d, n.13)

⁸⁵ (若) — 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(大正 25, 256d, n.14)

⁸⁶ (所) — 【石】。(大正 25, 256d, n.16)

樂、禪定樂、世間最上樂自恣與之，皆令滿足，比佛慈悲，千萬分中不及一分。何以故？世間樂欺誑不實、不離生死故。⁸⁷

（三）凡夫、聲聞、菩薩、佛行四無量之別

是菩薩作佛時，雖不能令一切眾生得樂，但菩薩發大誓願；從是大願，得大福德果報；得大報故，能大饒益。

凡夫、聲聞行是四無量，為自調自利故，亦但空念眾生。

諸菩薩行是慈心，欲令眾生離苦得樂，從此慈心因緣，亦自作福德，亦教他作福德，受果報時，或作轉輪聖王，多所饒益；菩薩或時出家行禪，引導眾生，教令行禪，得生清淨界，受無量心樂。

若作佛時，共無量阿僧祇眾生，入無餘涅槃；比於空心願益，是為大利！乃至舍利餘法，多所饒益。⁸⁸

四、般若（空慧）與慈悲之關係⁸⁹

（一）眾生不知而自苦，乃起大悲；大慈悲因緣故，得無量福德

復次，行般若波羅蜜者，深入大悲；如慈父見子為無所直物故死，父甚愍之，此兒但為虛誑故死！

諸佛亦如是，知諸法畢竟空不可得，而眾生不知；眾生不知故，於空法中深⁹⁰著，著因緣故，墮大地獄。

是故深入大悲；以大慈悲因緣故，得無量福德；得無量福德故，生值諸佛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。

是菩薩從此間⁹¹死，彼間生；彼間死，復至彼間生；如是乃至得佛，終不離佛。⁹²

（二）般若慧方便觀空，不捨眾生

⁸⁷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7(大正 25, 256b13-c13)。

⁸⁸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0(大正 25, 210b17-27)。

⁸⁹ 參見：

(1) 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，p.137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永光集》，pp.230-231：

經說菩薩發心修行，是依菩提心、大悲心、般若（慧）——無所得為方便，而修六度等大行。菩薩不是只為自己解脫，而是重慈悲利濟眾生的。從初發心到成佛，《般若經》立菩薩十地次第，《華嚴經》更有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等位次，菩薩決不是急求證入，當下成佛的。

所以菩薩在修行過程中，如悲願還不足，那在修空無我慧時，要記著「今是學時，非是證時」，以免急求解脫而落入聲聞果證。菩薩如證入聲聞果，對成佛來說，是被貶斥為焦芽敗種的。要修到悲慧深徹，才契入無生忍，但還是「忍而不證」實際，利益眾生的事還多呢！佛，就是這樣的歷劫廣修菩薩大行，利他為先，從利他中完成自利，這所以佛是福慧的究竟圓滿者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p.110-119。

⁹⁰ 深=染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(大正 25, 338d, n.14)

⁹¹ 〔間〕—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(大正 25, 338d, n.16)

⁹²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38〈4 往生品〉(大正 25, 338c13-21)。

1、知諸法空、不捨眾生，二事平等

「方便」者，具足般若波羅蜜故，知諸法空；大悲心故，憐愍眾生——於是二法，以方便力不生染著。

雖知諸法空，方便力故，亦不捨眾生；雖不捨眾生，亦知諸法實空。

若於是二事等，即得入菩薩位；如聲聞人，於定慧二法等故，是時即得入正位。是法雖有行，更有餘名字，不名「修行」。⁹³

2、知諸法實相，不可取捨破壞，行不可得般若

菩薩摩訶薩知諸法實相無取無捨，無所破壞，行不可得般若波羅蜜，以大悲心還修福行；福行初門，先行布施。⁹⁴

五、自利、利他

(一) 菩薩行道之心但為利他

問曰：如餘處「菩薩自利益，亦利益眾生」，⁹⁵此中何以但說「利益眾生」，不說「自利」？自利、利人有何答？

答曰：菩薩行善道為一切眾生，此是實義；

餘處說「自利，亦利益眾生」，是為凡夫人作是說，然後能行菩薩道。

入道人有下、中、上；下者，但為自度故行善法；中者，自為亦為他；上者，但為他人故行善法。⁹⁶

(二) 釋義：下、中、上三種求道者

問曰：是事不然！下者，但自為身；中者，但為眾生；上者，自利亦利他人。若但利他，不能自利，云何言「上」？

答曰：不然！

世間法爾，自供養者不得其福，自害其身而不得罪。以是故，為自身行道，名為下人。一切世人但自利身，不能為他。若自為身行道，是⁹⁷則斷滅⁹⁸，自為愛著故。

若自能捨己樂，但為一切眾生故行善法，是名上人，與一切眾生異故。

若但為眾生故行善法，眾生未成就，自利則為具足。

若自利益，又為眾生，是為雜行。

求佛道者有三種：一者、但愛念佛故，自為己身成佛；

⁹³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27(大正 25，262c17-23)。

⁹⁴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32(大正 25，301a27-b1)。

⁹⁵ 參見：《正觀》(6)，p.218：「菩薩自利益，亦利益眾生」，參見《大智度論》卷 66〈45 歎信行品〉(大正 25，525a3-28)、卷 85〈71 道樹品〉(大正 25，652b3-5)、卷 87〈75 次第學品〉(大正 25，666c2-667b6)、卷 89〈78 四攝品〉(大正 25，688b19-c8)。

⁹⁶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95〈86 平等品〉(大正 25，726b26-c3)。

⁹⁷ 〔是〕—【宋】【宮】。(大正 25，726d，n.18)

⁹⁸ 斷滅=折減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(大正 25，726d，n.19)

二者、為己身亦為眾生；

三者、但為眾生——是人清淨行道，破我顛倒故。⁹⁹

（三）菩薩能令自他得無所著，是名第一利益眾生

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無眾生乃至無知者、見者，安住是中，拔出眾生着甘露性中。

「甘露性」者，所謂一切助道法。何以故？行是法得至涅槃，涅槃名「甘露」。住是甘露性中，我等妄想不復生。

是菩薩自得無所著，亦令眾生得無所著，是名第一利益眾生。

※ 因論生論：前說「但利他」，今何故說「先自得無所著，然後教人無所著」

問曰：上說「但利益眾生故行道」，今何以故「自得無所著，令眾生得無所著」？

答曰：不得已故！若自無智慧，何能利人？以是故，先自得無所著，然後教人。

若是功德可得與他如財物者，諸佛、大菩薩所有功德皆應與他，乃至調達、怨賊皆可與之，然後更自修集功德；但是事不然，不可我作而他得。¹⁰⁰

（參）〈修學觀世音菩薩的大悲法門〉¹⁰¹

（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pp.53-59）

一、引言——在觀音菩薩紀念日，弘揚菩薩的大悲行

在今天紀念觀音菩薩的法會中，我想把菩薩的救世悲行，作一簡單的介紹，使我們對菩薩更有深一層的信解。

諸位都知道觀音菩薩的手中執有淨瓶與楊枝，淨瓶與楊枝，這是表示了菩薩普救世間的偉大悲行。世間如火宅，眾生心中充滿了熱惱。觀音菩薩時以瓶中的甘露水，遍洒人間，使在熱惱中的一切有情皆獲清涼。¹⁰²

有熱惱煎逼的苦惱眾生，誰不想得到清涼？

如愚癡眾生，渴求智慧；體弱多病，希求健康；貧賤眾生，追求富貴；……現實人生的種種缺憾，與內心的種種煩惱，是熱惱的根源。¹⁰³

⁹⁹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95〈86 平等品〉（大正 25，726c3-16）。

¹⁰⁰ 參見：龍樹造，〔後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大智度論》卷 95〈86 平等品〉（大正 25，726c16-29）。

¹⁰¹ 另參見：
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〈宗教意識之適應〉，pp.483-490。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觀世音菩薩的讚仰〉，pp.45-51。
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家家彌陀、戶戶觀音〉，pp.194-195。

¹⁰² 參見：〔姚秦〕鳩摩羅什譯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 7〈25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〉（大正 09，58a22-24）：悲體戒雷震，慈意妙大雲，澍甘露法雨，滅除煩惱焰。

¹⁰³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〈觀涅槃品〉，p.483：

眾生由煩惱而造業，由造業而感果，受生死苦，輪迴不息；不知惑業苦三是緣起的鈎鎖，而

熱惱，如天旱時稻禾需要雨水的灌溉一樣。大家信仰觀音菩薩，即渴求菩薩的甘露水，息滅內心的熱惱。

觀音菩薩確有令眾生熱惱變清涼的甘露水，如愚癡眾生，多病眾生，能時時虔誠的禮念觀音，能得菩薩的悲心救護，便能漸增智慧，或體力康健。(p.54)

二、平時如實地奉行菩薩的教導，不可存有臨時抱佛腳的心態

可是，人們有一怪現象，即不到苦難當頭，想不起觀音菩薩；就是信仰，也不懇切，也不能真心誠意的接受指導。這種臨時抱佛腳的行為，有智者決不出此。

真正信仰觀音菩薩，不僅是臨時救急，更應重於平時的實踐，在忠實的實踐中，得菩薩的感應，自能解脫現生的苦痛與內心的熱惱。¹⁰⁴也唯有在平時奉行菩薩的言教，才能增長清淨的功德法財。

如信任醫師，就得處處聽醫師的囑咐。若你在病時，信任醫師的診治，一旦病好，就把醫生囑咐的衛生之道——多運動，慎飲食，注意清潔等，完全忘卻，這怎能求得身體的長久健康？

不但有了病需要恢復健康，無病時更需要維持健康，促進健康。所以我們在平時，必須遵守醫師的囑咐，注意運動、飲食、清潔等。

信仰觀音菩薩，也應重視平時的忠實奉行。若平時的行動，與菩薩的教誨相違；等到身臨苦難，即使得菩薩的救濟，也已是下策了。

所以要想徹底解決苦痛，常得楊枝甘露的灌洒，常得沒有熱惱的清涼，要在平時忠實奉行菩薩的教導。

三、舉經說明菩薩的大悲行

(一) 菩薩自行，亦教眾生修大悲行

觀音菩薩教化眾生是以身作則的。他自身精進地修大悲行，也教眾生修大悲(p.55)行；他從大悲行中自利利他，積集了無量功德，遠離了生死苦惱而得究竟的解脫。

我們若依菩薩的言說奉行，最低限度也能解脫現生的苦惱，獲得人生的應有福樂。

若能生生世世修大悲行，即可成就觀音菩薩的無邊功德，而得無上的解脫。所以，觀音菩薩的大悲法門，是不可思議的。

覺有自性的存在。所以在生死中，為內我外物等愛取所繫縛，感到像火一樣的熱惱，觸處荊棘成礙，一切充滿苦痛。

¹⁰⁴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藥師經講記》，pp.9-10：

佛給眾生治病，也有治標治本二法。歸依三寶之後，能依教法而按步進修，從願行中慢慢地體驗。種種煩惱，種種苦痛，自然就會由減少而終至完全根絕，以達最高理想的實現。但普通人不能如此，不知平時進修，善的不保留，不擴充；壞的不減除，反而與日俱增。身心不知調攝，家事不善處置，國事不善治理，弄得毛病發作，痛苦無邊！佛法為救治眾生身心的種種病苦，故有消災免難的標治法門。……然能猛自回頭，急求三寶加被，還不失消災得樂的時機。……能切實依教奉行，苦難不消而自消，福慧不增而自增。欲求免難延壽消災障，大家要奉行本標兼治。

（二）舉經明義

《華嚴經》中的善財童子參訪觀音，當時他求觀音菩薩的開示：應如何學菩薩行？觀音菩薩直接的對他說：菩薩應學的法門無量無邊，但在這無邊的法門中，我是修學了大悲行解脫門。

起初我漸漸地學行大悲，經過長久時間的學習，終於深入了大悲法門廣度眾生，成就無邊的清淨功德，而得無上的解脫。

善財！我以大悲法門修菩薩行，一貫的目的，在解除一切眾生的苦痛，救護他，使他們免除怖畏。¹⁰⁵

四、大悲法門的修學

眾生欲得菩薩的護念，無有恐怖，應修學觀音菩薩的大悲法門。但大悲應如何修學呢？學習大悲的方法極為簡單。

（一）一般人類的悲（同情）心

凡見人類的苦痛，不管他與我有什麼關係，都能平等的予以同情，願意他減輕現有的苦惱；如更能平等的同情一切眾生，時時想減輕他們的痛苦，這即是菩薩的悲心。

悲心，本來每一個有情都是有的，(p.56)但是眾生的心境狹隘，不能擴大同情成為菩薩的悲心。

從前我還未出家時，記得家姊在某一晚上得病，我聽到姊姊病苦的呻吟聲，心裡也感到非常的苦痛。

因不放心姊姊的病，心急不安，不能入眠；可是越是心急，越覺夜長，乾急的等天亮了，好去請醫生。

¹⁰⁵ 參見：

(1)〔東晉〕佛陀拔陀羅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51〈34 入法界品〉(大正 09, 718b4-c5)。

(2)〔唐〕實叉難陀譯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68〈39 入法界品〉(大正 10, 367a8-b3)：

爾時，善財童子頂禮觀自在菩薩足，遶無數匝，合掌而住，白言：「聖者！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我聞聖者善能教誨，願為我說！」

菩薩告言：善哉善哉！善男子！汝已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
善男子！我已成就菩薩大悲行解脫門。善男子！我以此菩薩大悲行門，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相續不斷。

善男子！我住此大悲行門，常在一一切諸如來所，普現一切眾生之前。或以布施，攝取眾生；或以愛語，或以利行，或以同事，攝取眾生；或現色身，攝取眾生；或現種種不思議色淨光明網，攝取眾生；或以音聲，或以威儀，或為說法，或現神變，令其心悟而得成熟；或為化現同類之形，與其共居而成熟之。

善男子！我修行此大悲行門，願常救護一切眾生；願一切眾生，離險道怖，離熱惱怖，離迷惑怖，離繫縛怖，離殺害怖，離貧窮怖，離不活怖，離惡名怖，離於死怖，離大眾怖，離惡趣怖，離黑闇怖，離遷移怖，離愛別怖，離怨會怖，離逼迫身怖，離逼迫心怖，離憂悲怖。

復作是願：「願諸眾生，若念於我，若稱我名，若見我身，皆得免離一切怖畏。」善男子！我以此方便，令諸眾生離怖畏已，復教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轉。

(3) 印順法師，《青年的佛教》，〈青年佛教參訪記〉，pp.108-111。

由我對姊姊痛苦的同情，推知他人的同情，如父母見自己的兒女得病，或兒女見父母得病，心裡總有深重的同情，而且著急得很。

人人對自己的親人懷有深切同情心，但每不問別人的苦難，甚至親見親聞悲慘淒切的境界，還是若無其事，如此就離去菩薩的大悲義太遠了。

(二) 擴大同情心，成為平等自利利他的大悲心

世人何以不能擴大同情，成為菩薩的悲心呢？這因我們無始來就被煩惱所迷惑，為自私的情見所包圍，所以不能現起平等的悲心來。¹⁰⁶

根據佛法的緣起義說：人與人間的關係很深；常人以為自己的親屬朋友才有關係，其實，農夫，軍警，商人等……那一界人不與你有深切的關係？

你想：若沒有農夫，你那來資養生命的食物？沒有軍警，誰來保障你的生存？沒有商人，誰給你轉運別處急需的一切物品？

你這樣一想：整個人類都與你有密切關係，當然全人類是你的同情對象。¹⁰⁷

若再深一層觀察：一切有情都是與 (p.57) 你同樣的是具有心識的動物，我與他都是障深業重的苦惱眾生，無始以來都曾有过親密的關係。

能作如是觀，自能擴大同情成為平等自救救他的悲心。¹⁰⁸

¹⁰⁶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，pp.134-136：

慈悲的修習，重在怎樣的擴充他，淨化他，不為狹隘自我情見所歪曲。所以慈悲的修習，稱為長養，如培養根莖，使他成長一樣。

據古代聖者的傳授，長養慈悲心，略有二大法門。一、**自他互易觀**：淺顯些說：這是設身處地，假使自己是對方，而對方是自己，……如以自己的自愛而推度他人，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，把他人看作自己去著想，慈悲的心情，自然會油然的生起來。……

二、**親怨平等觀**：除自愛而外，最親愛的，最關切的，沒有比自己的父母、夫妻、兒女了。最難以生起慈悲心的，再沒有比怨恨、仇敵了。為了長養慈悲心的容易修習，不妨從親而疏而怨，次第的擴充。……修習到：親人的苦樂，如自己的苦樂一樣，深刻的印入自心，而時刻想使他離苦得樂。再推廣到中，即與我無恩無怨的。仔細觀察，這實在都是於我有恩的；特別是無始以來，誰不是我的父母，師長？對於中人的苦樂，關切而生起慈心，悲心，修習到如對自己的恩人親愛的家人一樣。……如對於親人，不以正法，不以慈愛相感召，就會變成怨敵。對於怨敵，如能以正法的光明，慈悲的真情感召，便能化為親愛。那為什麼不對怨敵而起慈悲心，不為他設想而使離苦得樂呢！以種種的觀察，次第推廣，達到能於怨敵起慈悲心，即是怨親平等觀的成就，慈心普遍到一切，這才是佛法中的慈悲。

¹⁰⁷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，p.121：

如從生死的三世流轉來說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以來，都與自己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，過著共同而密切的生活，都是我的父母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我的夫婦兒女。一切眾生，對我都有恩德——「父母恩」「眾生恩」「國家（王）恩」，「三寶恩」。

所以從菩薩的心境看來，一切眾生，都「如父如母，如兄如弟，如姊如妹，和樂相向」。在佛的心境中，「等視眾生如羅睺羅」（佛之子）。

¹⁰⁸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慈悲為佛法宗本〉，pp.122-123：

大乘法說：眾生與佛平等，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，這都從這法性平等的現觀中得來。在這平等一如的心境中，當然發生「同體大悲」。有眾生在苦迫中，有眾生迷妄而還沒有成佛，這等於自己的苦迫，自身的功德不圓滿

。大乘法中，慈悲利濟眾生的心行，盡未來際而不已，即由於此。一切眾生，特別是人類，

五、大悲行是趣證佛果之要門

(一) 隨分、隨力救度眾生

有人說：我沒有權勢，或沒有財力，如何救人？其實這都不是不能悲惻援助的理由。真正悲心激發，即自己的力量多大，就獻出多大的力量。力量可以有大小，卻不會完全沒有。

如見小孩跌落水坑，難道沒有扶起他的力量？再不然，難道沒有呼救的力量？我們如存悲惻拔苦的心腸，決不問有多大力量，只是腳踏實地的隨分隨力的做去。

觀音菩薩起初也與我們一樣，但他修學大悲法門，愈修愈深，悲心愈深，功德力愈大，如今觀世音已是將入佛境的大菩薩了，他也還是由凡夫漸漸修成的。

若我們能發願生生世世的修大悲法門，當來不也可以成觀音菩薩嗎？

(二) 大乘佛法的實踐者，要具深重的悲心

大悲是趣向佛境的極要法門，有大悲行，才能積集自利利他的無邊功德，趣證佛果，否則即沒有成佛的可能。

大乘佛法的實踐者，即在乎具有深重的悲心。悲心雖然人皆有之，但沒有菩薩的廣大，若能不斷地修學，悲心即能漸漸地發揮出來，成為無窮的深廣。

觀音菩薩開示善財修大悲行，他自己也如實的廣行大 (p.58) 悲，他真是一位以身作則的大師。我們以觀音菩薩為模範，漸漸地修學，大悲行總有圓滿成就的一天。

(三) 在修學的過程中，不要怕難、心急

但在修學的過程中，不要以為菩薩的悲智如此深廣，不能一天學成，生起畏難的念頭；如怕難，即要失望而停頓了。

要知道菩薩的深廣悲智，是他在無量劫中修成的。學菩薩不要心急，但確定目標，不斷的學去，必能漸入聖境。

心急確為常人的第一病，但世間那有一蹴即成的易事？心急對於學習是無益的，反而有礙學習的進步。如能不畏艱苦，耐心的學習，自會越學越快。

這如初讀書的童子，開始念一兩句都背不出來。但書讀多了，增長了理解力，就是數千字的長文，也容易熟背了。

修學佛法，起初總覺不易，但能耐心修學，大悲力自一天天增長，等到悲力強大，救度眾生的艱巨工作，就容易負擔了。

(四) 一切成佛的清淨功德，以大悲為首

真正大乘佛法的實踐者，對大悲的修學極為重視。因為大乘的發菩提心，廣度眾生，就是「菩提所緣，緣苦眾生」的悲心發動。

若離去了悲心，即不成菩提心，想成佛是不可能的。沒有悲心的菩薩行——布施、持

不但由於緣起相的相依共存而引發共同意識的仁慈，而且每每是無意識地，直覺得對於眾生，對於人類的苦樂共同感。

戒等，乃至廣修禮佛、誦經、供養，這都是人天的果報，或者是小乘功德。

若具有悲心，他的一切修行 (p.59)，都是將來成佛的因緣。所以經中說到修學，總是說「大悲為上首」。¹⁰⁹

一切成佛的清淨功德，都要以大悲為領導；無大悲領導所修的一切功德，至多也不過是人天或二乘小果罷了。

六、修學菩薩的平等悲心

(一) 觀察自身與眾生之相關性，易生起同情心

擴大同情而成為菩薩的平等悲心，在凡夫位上似乎不易做到，但我們若常觀察人與人間的關係，則不難發現到我與人類的關切。¹¹⁰

當徹底透視了人我間的相關性，則不管什麼人的苦難，都容易引起同情心。

(二) 多看他人的功德、好處

其次，我們要看他人的好處，別看他人的壞處。人總有多少好處，也不能完全沒有錯誤的。

若過去某人罵過我，現在他遭遇了不幸，我就歡喜，這是幸災樂禍心，與悲心相障礙。

¹⁰⁹ 參見：

(1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13〈19 真如品〉(大正 07, 621b16-23)：

舍利子當知！是菩薩摩訶薩直趣無上正等菩提，不墮聲聞及獨覺地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究竟，不離一切智智心，恒以大悲為上首，雖修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而不取相，雖念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戒蘊、定蘊、慧蘊、解脫蘊、解脫智見蘊亦不取相，雖修菩薩摩訶薩道及空、無相、無願之法亦不取相。

(2)〔唐〕玄奘譯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01〈5 現宰堵波品〉(大正 07, 549a15-17)：

憍尸迦！是菩薩摩訶薩以應一切智智心，用無所得為方便，常修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，以大悲願而為上首。

¹¹⁰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p.71-72：二、平等行，有八法。

- (一)、「愛敬無虛」：菩薩能真誠的愛敬眾生。愛心重了，不免「近則狎」；敬心重了，又會疏遠起來。所以菩薩有愛有敬，愛敬合一。
- (二)、「親厚究竟，於怨親中其心同等，至於涅槃」：親厚即親密，究竟即徹底。親厚究竟，是徹底的敬愛親密。約人來說，不論是怨敵、親愛，或不怨不親的中人，心都同等的親密。約時間來說，從現在，未來，一直到涅槃，都是一樣的親愛。
- (三)、「言常含笑，先意問訊」：和顏悅色的與人談話（愛語），而且是先向人問訊起居。
- (四)、「所為事業，終不中息」：曾答應了幫助為他作什麼事，一定有始有終，在沒有完成以前，決不會中間停頓的。
- (五)、「普為眾生等行大悲」：對沒有答應擔當為他作事的，內心也普遍的起平等大悲。在有緣時，一定為他作利益的事業。
- (六)、「心無疲倦，多聞無厭」：菩薩是無限的精進，教化眾生，無論怎樣的任勞任怨，也不會疲倦。利益眾生的無量方便，要從多聞中得來，所以聽法也永沒有厭（足）心。
- (七)、「自求己過，不說他短」：常反省自己的過失，所以能日進於善。不說他人的短處，所以能存心寬厚去愛人。
- (八)、「以菩提心行諸威儀」：行住坐臥，語默動靜，叫威儀。菩薩的一切身語行為，都出發於菩提心——上求下化的心。

以上八法，都是對眾生有平等大悲的表現。

若我們忘記他的錯失，見到他人的功德，從好處想，別人有難，我們自能生起深重的同情心。

能透視人我間的相關性，能注重他人的好處，自會逐漸引發同情，這即是向觀音菩薩的悲心去學習。

七、結說

我們紀念菩薩，要發揚菩薩的大悲精神。我們要向菩薩看齊，相互策勵勸進，這無論對己對人，都有無量利益。

最後，我希望諸位都從學修大悲行中，做成大悲救苦的觀音菩薩。(唯慈記)